猫武士
WARRIORS

美绘本

天生野性

[英] 艾琳·亨特 / 著
赵振中 / 译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蓝星
斑叶
族长
巫医
雷族
虎掌
火爪
（拉斯特）
武士
学徒
狮心
乌爪
黑条
长尾
灰爪

猫武士
WARRIORS

美绘本

天生野性

[英] 艾琳·亨特 / 著
赵振中 / 译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 京

目　录

引　子

第一章　梦醒时分　/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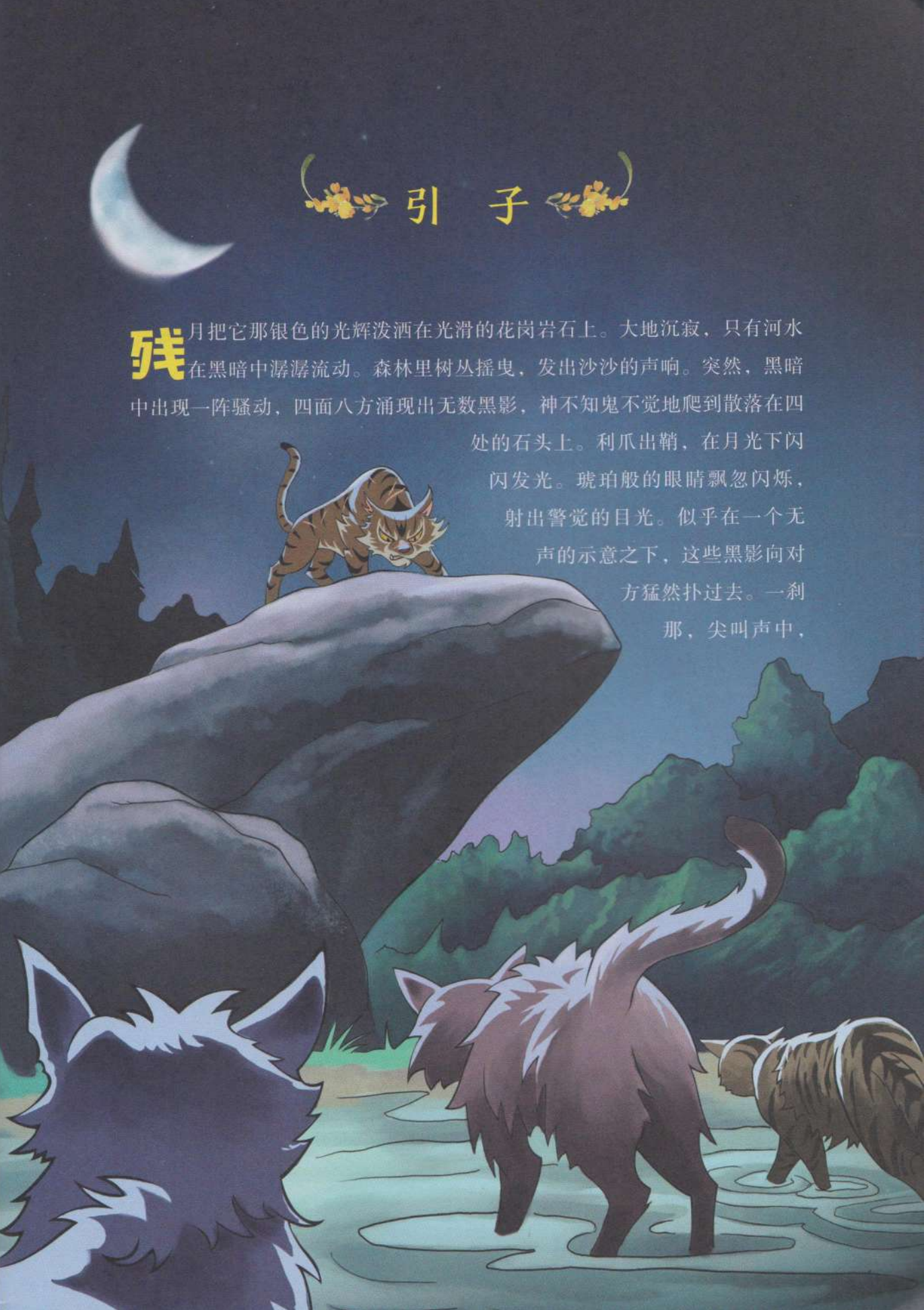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章　心动的信号　/ 16

第三章　再见，项圈！　/ 20

第四章　初见虎掌　/ 33

第五章　梦想成真　/ 43

第六章　有埋伏？　/ 54



引　子

残月把它那银色的光辉泼洒在光滑的花岗岩石上。大地沉寂，只有河水在黑暗中潺潺流动。森林里树丛摇曳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突然，黑暗中出现一阵骚动，四面八方涌现出无数黑影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爬到散落在四处的石头上。利爪出鞘，在月光下闪闪发光。琥珀般的眼睛飘忽闪烁，射出警觉的目光。似乎在一个无声的示意之下，这些黑影向对方猛然扑过去。一刹那，尖叫声中，

一群猫开始厮打，地上的石头被他们撞得满地乱滚。

在这些狂怒的猫当中，一只强壮的深棕色虎斑猫把一只褐色公猫按倒在地后，胜利般昂起了头，大声喝道："橡心！太阳石是雷族的领地，你怎么能在这里狩猎？"

那只褐色公猫出言不逊："过了今晚，这里就是河族的猎场了，虎掌。"

就在这时，河岸边传来示警信号，颤抖的号叫声显得非常急切。"快看！河族来了更多武士！"

虎掌望见岩石下方许多身影从河里潜出。浑身湿淋淋的河族武士悄无声息地跃上河岸，不等抖落毛上的水便投入了战斗。

虎掌瞪着橡心，任凭后者在身下挣扎。虎掌龇牙咧嘴地对他说："哼，你们倒像水獭一样能泅水啊！可那又怎样，你们照样抢不去太阳石这片领地。"

混战中，一只雷族母猫发出了凄厉的尖叫，只见她被一只身体瘦长的河族公猫压倒在地，对方攻向她的喉咙。

虎掌听见呼叫后急忙放开橡心，奋力扑开那名河族武士，命令说："鼠毛，快跑！"他纵身跃起，向那只差点儿杀死鼠毛的河族公猫发起攻击。鼠毛的肩头赫然现出一道深深裂开的伤口，她摇晃着站起来，快步离开了战场。

就在鼠毛离开战场的同时，身后传来虎掌的怒喝，原来那只河族公猫撕裂了虎掌的鼻子。一时间，鲜血蒙住了虎掌的眼睛，他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咬住敌猫的后腿。那只河族猫尖叫着挣脱开。

一名武士大声叫喊："虎掌！没用的！河族武士太多了！"这名武士的尾巴就好像狐狸尾巴一般火红。

"我不走，红尾。雷族从不打败仗！"虎掌跳到红尾身边，冲他喊道，"这是我们的领地！"鲜血从虎掌的鼻子上涌出，他不耐烦地摇摇脑袋，将血水甩落在四周的石头上。

红尾急切地说："雷族以你的勇气为荣，虎掌。可我们不能再损失任何武士了，蓝星从不希望她的武士们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进行战斗。我们还有别的机会为这次失败复仇。"他坚定地看了看虎掌琥珀色的眼睛，转身跳到树林边的一块大岩石上。

红尾高声命令道："撤退，雷族的武士们，全体撤退！"雷族众武士立刻

挣扎着退出战局。他们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向红尾身边聚拢。一时间，河族的武士们看起来有些困惑。这么轻易就赢得了这场战斗吗？接着，橡心发出了得意扬扬的号叫。听到副族长的叫声，河族武士们也都随他一同号叫庆祝胜利。

红尾俯视着他的武士们，晃动了一下尾巴，发出示意。雷族众猫冲下太阳石，消失在树林里。

虎掌落在队伍末尾。他犹犹豫豫地走到树林边，回望着血淋淋的战场，一脸阴郁，眼睛里闪着怒火。然后，他跳入树丛，尾随他的族群而去。

一片荒芜的空地上，一只蓝灰色的老年母猫独自坐在那里，出神地望着宁静的夜空，全身都笼罩在阴影当中。巢穴里依稀传来群猫酣睡的声音。

一只玳瑁色的年轻母猫从一个黑暗的角落走出来，她步伐轻盈，一点儿声响也没有。

蓝灰色猫点点头打了个招呼，问她："鼠毛怎么样了？"

那只玳瑁色的猫坐在夜间变凉的草地上，回答说："她的伤口很深，蓝星。但她年轻，身体又壮，很快就能康复。"

"其他的猫呢？"

"他们也都会康复的。"

蓝星叹了口气，重新抬头凝望着夜空，喃喃地说："这次我们没有损失任何猫真的是很幸运。斑叶，你是位优秀的巫医。今晚的失败使我心烦意乱。自我当族长以来，我们还从未在自己的领地内打过败仗。族里现在的处境相当不妙，今年新叶季来得晚，母猫们生下的幼崽太少。雷族要想生存就得有更多的武士。"

斑叶平静地说："但这一年才刚刚开始，等绿叶季到来时，母猫们才会生下更多的幼崽。"

蓝星的肩头抽搐了一下："也许吧。可是把幼崽训练成武士是需要时间的。雷族要想保卫自己的领地，就需要尽快增加新的武士。"

斑叶顺着蓝星的目光望向夜空中那条绚丽漫长的银毛星带，轻声说："你向星族征询过答案吗？"

蓝星说："每当这种时候，我们都需要武士的前辈们为我们指点迷津。星族对你说过什么吗？"

"这几个月他们什么也没说，蓝星。"

突然，一颗流星滑过树梢。斑叶的尾巴抽动了一下，脊背上的毛竖立了起来。

斑叶继续凝望天空，蓝星则竖起耳朵一声不吭。

过了一会儿，斑叶低下头转向蓝星，目光深邃。她小声说："这是来自星族的讯息，只有火才能拯救雷族。"

"火？"蓝星重复道，"但是所有的猫族都怕火啊！它怎么救我们呢？"

斑叶摇摇头说："我不知道，但星族就是这么说的。"

蓝星注视着斑叶，说："你以前从没有出过错，如果星族是这么说的，那肯定不会错。火将会拯救我们的族群。"

第一章　梦醒时分

天色漆黑，拉斯特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就在附近。这只年轻的虎斑猫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巡视着浓密的灌木丛。这个地方他从未来过，但是有股陌生的气味吸引着他深入这片黑暗的树林中。此时的他饥饿难忍，肚子咕咕地叫着。他轻轻张开嘴巴，让口腔顶端的嗅腺接触到森林里温暖的气息。树叶的味道中混杂着一种诱人的香味。

突然，眼前灰影一闪。拉斯特停下来，静静地听着。它就藏在离自己两条尾巴远的树叶后面。拉斯特知道那是一只老鼠——他甚至能听见它的小心脏在急速跳动。他咽了口唾沫，抑制住胃里发出的咕咕声。很快，他就能填饱肚子了。

他慢慢地俯下身子进入攻击位置，蜷伏着等待出击。由于处在老鼠的下风向，所以不会被它发觉。拉斯特最后检查了一遍自己的狩猎方位，接着他后腿猛地一屈，使重心后移，随后扑了出去。在他腾空的瞬间，地上的树叶被带了起来。

老鼠向前方的一个地洞猛冲过去想躲避攻击，但是拉斯特抢在了它的前面。他把老鼠铲飞到空中，用锋利的爪子钩住那只可怜的小动物往外一甩，只见它划过一道弧线，重重摔在覆盖了树叶的地面上。老鼠被摔得头晕眼花，却还没有死。它正想跑，拉斯特又上前一把擒住，再次将它甩出去，这次甩得比上一次更远。老鼠挣扎着爬出了一小段距离后，最终又落入拉斯特的爪下。

就在这时，附近突然响起一声咆哮。趁着拉斯特环视四周，老鼠从他的爪子下挣脱出来。拉斯特回过头来时，它已如离弦的箭一般奔进一棵大树的树根丛里，消失在黑暗中。

拉斯特放弃了追捕，心里十分恼火。他转来转去，绿幽幽的眼睛到处瞅着，想找出那个害他失去猎物的声响。那个声音还在嘎嘎作响，而且越来越

耳熟。拉斯特睁开了双眼。

森林消失了。他躺在闷热的厨房里，蜷缩在自己的小床中。之前的响动是干硬的食物颗粒掉进食盘的声音。拉斯特刚才在做梦。

他抬起头，发现自己正躺在床上，脖子被项圈磨得很难受。在梦里，他曾感觉到项圈不见了，清新的风轻轻拂过脖颈上柔软的毛。拉斯特翻过身来平躺着，回味着刚才的梦境。这已经是他自上个满月以来第三次做同样的梦了，每一次，那只老鼠都从他的爪下逃生，这让他很郁闷。

他舔了舔嘴唇，闻到了淡淡的食物香味儿。他的主人总是在睡觉前给他的盘子里添食换水。梦里那种暖洋洋的味道被这种单调的气味驱散得干干净净。肚子仍是饿得咕咕叫，于是拉斯特伸了个懒腰，准备去吃东西。食物既干燥又乏味，拉斯特不情愿地又咽下一口，然后从盘子边走开了。他穿过门帘走到外面，想从花园的气味里搜寻到旧梦的痕迹。

屋外，月色溶溶，天上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。拉斯特循着月光下的砾石小路走向整洁的花园。爪子下面的小石子又尖又凉。他在一片深紫色花丛下排便。浓郁的花香使他有些吃不消，于是他卷起上唇遮挡住鼻孔以避免闻到那香气。

拉斯特来到花园边，爬到围栏的栏杆上。那是他最喜欢坐的地方，坐在那里，一边是邻居的花园，另一边则是茂密的森林。

雨停了。在他身后，新锄过的草坪沐浴在月光下，而围栏外的森林则隐没在黑暗中。拉斯特抻长脖子深吸了一口潮湿的空气。他身上厚厚的毛挡住了雨水，所以不觉得寒冷。

落在姜黄色毛上的雨滴晶莹发亮，他甚至能感觉得到它们的重量。

他听见主人在屋子的后门对他做召唤。如果他现在回到它们身边，他就会享受到主人亲切温柔的话语和爱抚，它们会允许他爬上床去，嘴里呜呜噜噜着，暖暖和和地蜷缩在主人弯曲的腿间。

但这次拉斯特没理睬主人的呼唤，转过头仍凝望着森林。树林间那清爽的气味在雨后变得更加清新了。

突然，他脊背上的毛竖立了起来。什么东西在外面移动？有东西正在窥视他？他向正前方看去，但在漆黑的夜里看不清任何东西，四处弥漫着的树木芳香也使他闻不到别的气味。他壮着胆子抬起头，站了起来，爪子抓住栏杆的角，舒展开身体，伸腿弓背。他闭上眼睛再次吸入树林的气息。冥冥中，好像的确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他走进那片沙沙作响的黑暗的树林。他绷紧肌肉，蜷伏了一会儿，然后轻轻一跳，落在围栏外的草地上。他的四肢刚一落地，项圈上的铃铛便在寂静的夜晚中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，拉斯特？”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
拉斯特抬起头。一只黑白相间的年轻公猫笨拙地爬上了栏杆。

拉斯特应声说：“你好，斯玛。”

斯玛一双琥珀色的大眼睛忽闪两下，问他：“你不是要到森林里去吧？”

拉斯特有些厌烦地搪塞说：“只是看看罢了。”

斯玛皱了皱鼻子，一脸厌恶的神色：“你可别指望我去那里，那儿太危险了！亨利说他曾到过森林里。”他抬起头，鼻子朝围栏那边亨利住的花园的方向仰了仰。

拉斯特嘲笑说：“那只肥胖的老猫从来就没有到过森林里！自从他看过兽医后，他连自个儿家的花园都翻不出去了。现在他只知道吃饭睡觉。”

斯玛争辩说：“才不是呢，他真的去过。他还在林子里捉了一只知更鸟呢。”

“好吧，算他去过，那也是在他去看兽医之前的事了。现在他整天抱怨小鸟吵得他睡不成觉。”

斯玛装作没有听出拉斯特话里的讽刺意味，继续说：“是吧，不管怎么样，亨利告诉我说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危险动物。活蹦乱跳的兔子也不过是大野猫们的早餐罢了，他们吃完后还在吃剩的骨头上磨爪子呢！”

拉斯特说："我只想四处看看，不会待太久的。"

斯玛絮絮叨叨地说："好吧，可别说我没有警告过你！"说完，这只黑白相间的公猫转身跳下围栏，回到自己住的花园里。

拉斯特坐在花园外的杂草间，紧张地舔了舔肩膀，心里掂量着斯玛的话到底有几分可信。

忽然，一个小东西从他眼前晃过，在灌木丛下仓皇疾走。

拉斯特本能地俯卧下身体，慢慢地、一步一步地向灌木丛移动。他竖起耳朵，翕动鼻孔，眼睛死死盯着那只动物。看清楚了！它正坐在一堆生满倒刺的树枝中间，两只爪子捧着一颗硕大的树种，起劲地啃着。原来是只老鼠！

拉斯特调整了一下俯卧的方向，准备奋力一跳。他屏住呼吸，防止铃铛晃动发出声响。一阵激动袭来，他兴奋得心脏怦怦直跳。做梦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啊！突然间，只听咔吧一声，枯枝断裂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拉斯特惊得跳了起来。可恨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，老鼠闻声嗖的一下蹿入了最稠密的荆棘丛里。

拉斯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眼睛巡视着四周。他看见正前方高高的香薇丛中穿行着一段火红的毛茸茸的大尾巴。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、从未闻到过的气味。那肯定是一只肉食动物，但绝对不是猫或狗。这一分神，拉斯特顿时将老鼠的事情抛在脑后。他好奇地看着红尾巴，想看得更清楚些。

他悄悄地潜行过去，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前方。接着，他发现还有别的声音，就在身后，但是听起来很低沉，距离自己也比较远。他向后转过耳朵想听得更真切一些。是脚步声吗？他心存疑问，但眼睛仍然死死地盯着前方的红尾巴，继续匍匐向前。突然，身后那微弱的沙沙声变得越来越响并且向他急速靠近，拉斯特这才意识到自己已身处险境。

对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撞了过来，拉斯特被撞飞了，落在一堆荨麻里。他打着滚，嘴里发出怒吼，想甩开牢牢地骑在自己背上的偷袭者。偷袭者的爪子利如锋芒，紧紧地抓在拉斯特的脊背上，利刃般的牙齿狠狠地咬住他的脖子。拉斯特使出全部力气拼命地挣扎、翻腾扭动，但仍不能摆脱偷袭者的纠缠。霎时间，他心里一颤，绝望的感觉袭上心头，四肢开始变得僵硬。偷袭者放松了警惕，拉斯特趁机翻过身仰天躺着，这么一来，偷袭者被

他压在身下。虽然本能告诉他，将柔弱的腹部暴露出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但这是他唯一的机会了。

幸运的是，这招十分奏效。拉斯特身下传出呜呜的声音，偷袭者迫于呼吸不畅，终于张开嘴巴放开了他。拉斯特四足一阵猛蹬，奋力逃出，来不及往回看便朝家的方向冲去。身后急速的步伐声显示偷袭者正尾随追来。拉斯特忍着背上的剧痛，暗下决心：与其逃之夭夭，不如回去拼一拼。

他猛然刹住脚步，转过身正面迎向尾随追击的偷袭者。

只见对方也是一只猫，长着密而杂乱的灰毛、强壮的四肢、宽大的脸庞。霎时间，拉斯特已通过气味知道他是一只公猫。在他柔软的皮毛下，那强健的肩膀看上去却非常有力量。那只猫原本急速向拉斯特奔来，忽然见他转过身，不由吃了一惊，纵身向后跳开。

拉斯特大口喘着气，身体摇摇晃晃。他迅速立定脚步，弓起脊背，姜黄色的毛竖立起来，随时准备向敌猫猛扑过去。可是那只猫却坐在那里，舔着前爪，丝毫没有进攻的迹象。

拉斯特感到有些失望。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处于紧张状态，等待出击。

“嘿，宠物猫！”那只灰色公猫乐呵呵地说，“作为一只温顺的小猫，你还真挺能打的！”

拉斯特张着利爪，犹豫着是否发动攻击。这时他想起来，当他把敌猫掀翻在地时，对方的四爪并没有使出全力。于是他放下爪子，舒展肌肉，伸平脊背，低声喝道：“如果你还想打，我随时奉陪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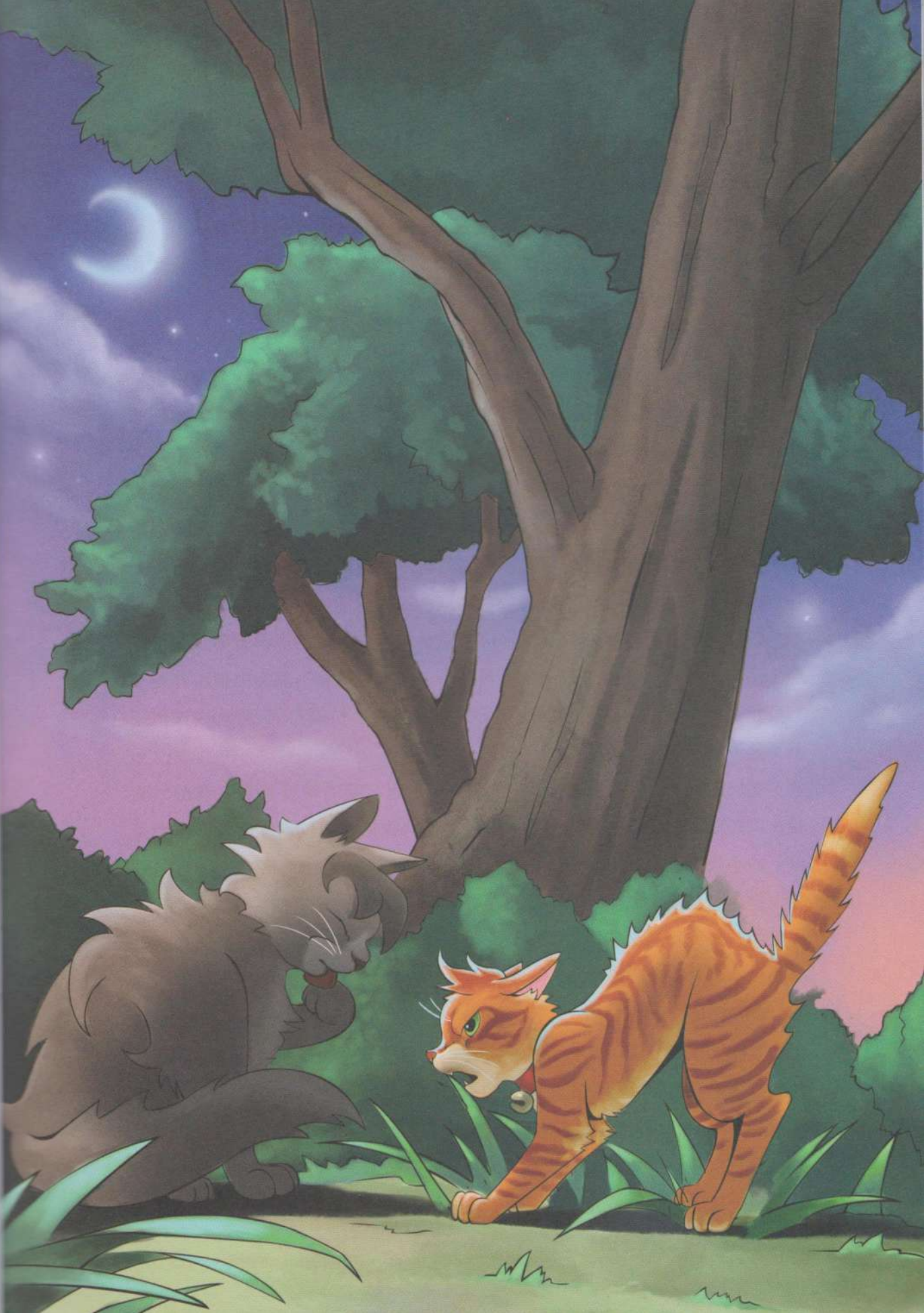
那只灰猫像没有听见拉斯特的威胁一般，继续说：“哦，对了，我叫灰爪，正在接受训练以便成为一名雷族武士。”

拉斯特听不懂这个灰什么的在说些什么，因此没有作声。但他感觉到危险已经过去，于是斜卧在地上，舔着胸前凌乱的毛来掩饰自己的不知所措。

灰爪问：“像你这种宠物猫来森林里干什么？你不知道这里很危险吗？”

拉斯特虚张声势地说：“如果你就是森林里最危险的东西，我想对我来说不成问题。”

灰爪眯着大大的黄眼睛，抬起头看了他片刻：“我同最危险的东西相比，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。哪怕我只是半个武士，我也能让你这种入侵者吃



点儿苦头。”

听了这些恶狠狠的话，拉斯特心里升起一丝寒意。这只猫所说的“入侵者”是什么意思？

“无论怎样，”灰爪边说边用锋利的牙齿扯拽着双爪间的一簇小草，“伤害你太不值了。很显然你不属于其他猫族。”

“其他猫族？”拉斯特完全摸不着头脑。

灰爪不耐烦地嘘了一声：“你一定听说过四大猫族的武士们就在附近狩猎吧！我属于雷族。其他猫族常常来我们的地盘偷猎，特别是影族。他们非常残忍，连问都不问就把你撕成碎片。”

灰爪顿了顿，气愤地啐了口唾沫，接着说：“他们拿走本来属于我们的猎物。雷族武士的任务就是把他们驱逐出境。我完成训练后，也会成为危险武士，我要让其他猫族在他们长满虱子的皮毛下瑟瑟发抖。他们就再也不敢靠近我们了！”

拉斯特眯缝起眼睛。这只猫一定就是斯玛告诫过他的那种野猫了！粗犷地生活在丛林中，四处狩猎，为了最后一口食物而争斗。然而拉斯特并不感到害怕。事实上，这只自信的小猫着实令他艳羡。拉斯特问：“这么说你还不算是一名武士喽？”

“什么？你以为我是武士？”灰爪失声叫道，接着他摇了摇灰色的大脑袋，“我还要等好久才能成为真正的武士呢。我得先通过训练才行，六个月以下的小猫是不允许参加训练的。今晚是我作为学徒外出的第一个晚上。”

拉斯特说：“你为什么不给自己找一个拥有舒适房子的主人呢？那样，你生活起来就不那么费力了，有许多两脚兽都收养了像你一样的小猫。你只需要找一个它们看得见的地方坐下来，装出一副忍饥挨饿的样子……”

灰爪打断了拉斯特：“然后它们就会让我吃兔子屎一样的小药丸，给我穿上柔软的罩衣！没门儿！干什么都比当一只宠物猫强！你们不过是两脚兽的玩具罢了。吃着看起来不像食物的东西，在装着石头的盒子里排便，只有在两脚兽允许时才敢把鼻子伸出来？那根本不叫生活！我们这里是野生生活，是自由生活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”他骄傲地啐了口唾沫，结束了长篇大论。接着，他顽皮地说：“只有吃过新鲜的老鼠，你才知道什么叫作生

活。你从未吃过老鼠吗?”

拉斯特心里有些失落，承认道：“没有，还没吃过。”

灰爪叹口气说：“我想你永远都不会明白的。你不是野生的，我们之间有太大差别。只有你的血管里生来就流淌着武士的血液，或者你能使用胡须感觉出周围的动静，你才能够明白我说的话。生在两脚兽巢穴里的宠物猫永远都不会明白这种感受的。”

拉斯特回想起自己在梦中感觉到老鼠存在的情形，生气地说：“你说得不对!”

灰爪没有回答。他本来在舔自己的毛，这时突然僵在那里，一只爪子悬在半空。他嗅了嗅空气，小声说：“我闻到本族猫的气味了。你该走了，他们看见你在这里狩猎会不高兴的!”

拉斯特瞧瞧四周，暗想灰爪怎么知道有猫来了呢。微风中除了树叶的气味，他闻不出还有什么不同。但是灰爪急促的话使他的毛竖立起来。

灰爪又悄声说：“快！跑!”

拉斯特准备跳到树丛里，但却不知道走哪条路才安全。

已经太迟了。这时，一个生硬且阴森森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：“这里出什么事了?”

拉斯特回过头，看见一只个头高大的母猫神态威严地从树丛后走了出来。她的鼻子上有一些白色斑纹，肩头的毛发间刻着一道狰狞的伤疤，蓝灰色的皮毛在月光下闪耀着银色的光华。

灰爪俯下身子，眯着眼睛说：“蓝星!”看到另一只漂亮的金黄色虎斑猫跟着蓝星走进空地，他的头垂得更低了。

那只金黄色的虎斑猫绿幽幽的双眼眯成一条缝，呵斥道：“你不该过分接近两脚兽的地盘，灰爪!”

灰爪低头看着自己的爪子说：“我知道。狮心，对不起。”

拉斯特模仿灰爪的样子俯下身子，紧张地竖起耳朵。在这些猫的身上蕴含着一种力量，这种力量是他那些住在花园里的朋友们所不具有的。也许斯玛告诫他的话都是真的。

蓝星问：“他是谁?”

她转过头盯着吓得缩成一团的拉斯特，湛蓝色的眼睛射出的目光使拉斯特更加害怕。

灰爪急忙说："他没有恶意。他不是别的族群的武士，他只是一只两脚兽的宠物。"

只是一只宠物！拉斯特听到这话立时火冒三丈，但是他没有作声。蓝星的眼神告诉拉斯特，她看到了他眼中闪动的怒火。拉斯特立刻把目光移开。

灰爪压低嗓门儿，悄声对拉斯特说："这位是蓝星，是我们的族长！还有狮心，他是我的老师，他正在训练我成为一名武士。"

狮心冷冷地说："谢谢你的介绍，灰爪。"

蓝星仍盯着拉斯特，说："作为一只两脚兽的宠物，你打得确实不错。"

拉斯特和灰爪对视了一眼，都看到对方困惑的目光。她怎么知道的？

蓝星好像看穿了他们的念头，继续说："我们一直在监视着你们两个。灰爪，我们想看看你怎样应对入侵者。你刚才表现得很勇敢。"

听到蓝星的赞许，灰爪的脸上都乐开花了。

蓝星看着拉斯特说："你们两个都坐起来！你也是，宠物猫。"听到蓝星对自己说话，拉斯特连忙坐起来，瞅着她。

"你在遭遇袭击时应对得也很不错。灰爪的力气比你大，但你用聪明的头脑保护了自己。当他追赶你的时候，你转身直面了他的进攻。我还从未见过有其他宠物猫敢这么做的。"

拉斯特感激地点点头，蓝星突如其来的表扬让他不知所措。但她接下来说出的话比这还要震撼。

蓝星若有所思地凝视着拉斯特，说："我一直在想，你若是离开两脚兽地盘会有怎样的表现。我们经常在这条边界巡逻，所以我总能看到你坐在你们的边界上，出神地望着森林。现如今，你终于敢过来了。你的眼神很锐利，似乎天生便具有狩猎的能力。如果你不是犹豫太久的话，那只老鼠根本就逃不掉。"

拉斯特结结巴巴地说："真……真的？"

狮心的声音向来很深沉，但此刻却显得有些急切："蓝星，这是一只宠物猫，他不能在雷族的领地内狩猎。送他回家吧，回到两脚兽那里去！"

听蓝星说她关注着自己，并且一直很欣赏自己，拉斯特原本兴高采烈、得意扬扬，但此时狮心轻蔑的话语却刺痛了他。他不高兴地说："送我回家？我只不过是来这里抓一两只老鼠而已。反正这里的老鼠这么多，足够大家分了。"

蓝星原本转过头同意狮心的话，这时她回过头严厉地盯着拉斯特，蓝眼睛里闪着怒火，呵斥说："老鼠永远不会多得够大家分配。你那种轻松、饱食终日的生活使你根本就不会明白这一点！"

蓝星突然大发雷霆使拉斯特摸不着头脑，但当他斜眼看见灰爪吓得面如土色时，才明白自己说话过于轻率了。狮心走到蓝星身边，两只猫高高在上地俯瞰着拉斯特。拉斯特看着蓝星威慑的眼神，原先的扬扬自得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站在他面前的可不是些安逸闲适的猫——他们是一群凶恶粗野、饥肠辘辘的野猫。这些猫很有可能会结果了自己的小命！

第二章　心动的信号

蓝星压低声音："嗯？"她和拉斯特的脸相距仅有一只老鼠的长度。狮心则不言不语地站在他面前。

拉斯特耷拉着耳朵蜷伏在狮心冰冷的目光下，身上的毛不安地竖立起来。他低头看着自己颤抖的爪子说："我对你们的族群不怀有任何敌意。"

蓝星吼道："你取走我们的食物就是对我们族群不利，你在两脚兽的巢穴中已经有许多的食物了。你来这里狩猎只是为了活动筋骨，可我们狩猎却是为了生存。"

蓝星的话如同针一样扎了拉斯特一下，突然间他明白她为什么如此生气了。他停止颤抖，坐起来竖直双耳，抬眼迎向蓝星的目光，郑重地说："我以前没有考虑到这些，很抱歉。我不会再到这里狩猎了。"

蓝星背上的毛软了下来，她示意狮心退后，对拉斯特说："你是一只不寻常的宠物猫。"

灰爪如释重负的叹息使得拉斯特的双耳抽搐了一下。他听出蓝星赞许的语气，也注意到她和狮心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这一情景勾起了他的好奇心。这两只猫想到了什么？拉斯特平静地问："在这里生存真的那么艰难吗？"

蓝星回答说："这片森林只有部分是属于我们的领地，为了这块领地，我们和其他族群进行着斗争。今年，新叶季迟迟未到，这意味着猎物会很缺乏。"

拉斯特睁大眼睛问："你们的族群是不是很大啊？"

蓝星回答说："足够大了吧。我们的领地足够养活我们，但是猎物并不富余。"

蓝星有所保留的回答使拉斯特愈发好奇，他不禁问道："那么，你们都是武士喽？"

狮心回答他说："不全是，幼崽、长老以及忙于照料幼崽的猫后都不用狩猎。"

拉斯特想到自己那轻松、自私的生活，心里非常惭愧。他有些敬畏地问："你们是不是生活在一起，一同分享猎物呀？"

蓝星又看了看狮心，后者坚定地看着她。然后蓝星的目光转向拉斯特："也许你应该自己来寻找答案。你愿意加入雷族吗？"

拉斯特大吃一惊，说不出话来。

蓝星继续说："如果你加入雷族，你将会和灰爪一同接受训练，成为一名雷族武士。"

灰爪大声说："但宠物猫是不能成为武士的！他们没有武士的血统。"

蓝星的眼中笼罩着忧郁。"武士血统，"她叹了口气，"近来已经有太多的武士流血牺牲了。"

蓝星陷入了沉默，狮心接着说："蓝星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机会，小子。这并不能保证你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武士。也许这对你来说很困难。毕竟，你已过惯了那种舒适的生活。"

拉斯特被狮心的话刺痛了，他转过头问狮心："那为什么还要给我这个机会呢？"

蓝星回答："这你算问对了，小子。原因就是，雷族需要更多的武士。"

狮心告诫说："要知道蓝星可不轻易给出这个机会。如果你想和我们一同训练，我们就吸纳你加入我们的族群。要么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尊重我们的方式，要么回到两脚兽那里去，永远别再回来。你只能选择其一，而不能在两边都搭一爪子。"

一阵凉风拂过灌木丛，吹乱了拉斯特身上的毛。他打了个寒战，不是因为冷，而是因为展现在他面前的那片奇妙天地所引发的莫名兴奋。

蓝星温和地说："你还在考虑是否值得为这种生活放弃你那舒适的宠物猫生活吗？你是否清楚你将为获得温饱所付出的代价呢？"

拉斯特一脸困惑地看着她。通过和这些野猫们交谈，他当然知道自己现在的生活是多么轻松、奢侈。

蓝星补充道："尽管你身上带有两脚兽的臭味，但我还是能分辨出你仍

是一只公猫。”

“你说的是什么意思——仍是一只公猫?”

蓝星神色黯然地说:“你还没有被两脚兽带去做过切除吧?做过切除,你就会变得大不一样。我想你也就不会那么热衷于同一只野猫打架了!”

拉斯特心里非常迷惑不解。他忽然想起亨利。亨利去看兽医回来后就变得又懒又肥,莫非那就是蓝星所说的被“切除”了?

蓝星继续说:“在族群里,饱足和温暖不会从天而降。在秃叶季,森林的夜间会非常艰苦,族群需要极大的忠诚与辛苦的工作,如果有必要,还必须为保卫族群而献出生命。族群里有许多猫需要供养,但回报也非常丰厚,你能一直做一只公猫,你能依照野性方式进行训练,你将懂得怎样才会成为一只真真正正的猫。即使你独自外出狩猎,族群的力量和友谊也会始终伴随左右。”

拉斯特转了转脑袋,蓝星所说的正是他魂牵梦萦的那种生活,它是那么令他心痒难熬。

但他真的能够那样生活吗?狮心打断了他的沉思:“好了,蓝星,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,我们必须得准备午夜的另一拨巡逻了。虎掌可能已经在担心我们有没有出事了。”他早有所料似的站立起来晃晃尾巴。

拉斯特说:“等一下,我能考虑一下你说的话吗?”

蓝星看了他片刻后点点头:“明天中午狮心会来这里,那时再告诉他你的决定吧。”

蓝星低声叹了口气,向另两只猫打个招呼,三只猫转身消失在灌木丛中。

拉斯特眨了眨眼睛,他激动地仰天而望,穿过周围的香薇丛,透过浓密的枝叶,一直看到在清澈夜空中闪烁的星辰。

空气中野猫们的气味久久不散。在他返回的路上,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扯拽着他,要把他拉回到森林深处。他身上的毛在微风吹拂下惬意地竖立起来。树叶沙沙作响,像是在把他的名字悄声传入黑暗中去。

第三章　再见，项圈！

第二天早晨，当拉斯特沉沉入睡徘徊梦乡的时候，那只老鼠又出现在梦里，甚至比以前更加栩栩如生。拉斯特脖子上的项圈消失了，趁着月光，他蹑手蹑脚地接近那只胆怯的小东西。但是这一次，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在被窥视。他看见黑黢黢的森林里闪着无数只黄色的眼睛。那些野猫们已经闯入了拉斯特的梦境。

拉斯特眨眨眼醒了过来。明亮的阳光直射在厨房的地板上，他浑身暖洋洋的，身上的毛又厚又重。饭碗里已经堆满了食物，水碗也被重新洗过，碗里盛有两脚兽们喝的那种苦涩的水。但拉斯特更愿意去外面水坑里喝水。可是外面天气太热，要不就是他太口渴了，在屋里喝水毕竟没有那么多麻烦。他真的能放弃这种舒适安逸的生活吗？

他吃完饭，穿过门帘来到花园里。天气温暖如春，花园里到处充溢着早早开放的花朵的芳香。

“你好，拉斯特！”围栏那边传来声音，是斯玛，“你该在一小时前就睡醒了。小麻雀们都在舒展翅膀呢。”

拉斯特问：“你抓到没有？”

斯玛打个哈欠舔了舔鼻子：“我可不想费事儿，在家里我已经吃得够多了。对了，你怎么不早点儿出来？昨天你还抱怨亨利整天就知道睡觉，今天你跟他可不相上下呀。”

拉斯特坐在围栏边的阴凉地上，轻轻卷过尾巴盖住前爪，说：“昨晚我在森林里。”说着，他感到血液在血管内翻涌，毛也变得僵直。

斯玛睁大眼睛看着他：“哦，是的，我忘了！怎么样？抓住什么没有？或者被什么东西抓住没有？”

拉斯特顿了顿，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告诉他的老朋友昨晚发生的事情。他说：“我遇见野猫了。”

斯玛大吃一惊，说："什么！你们干上仗了？"

"差不多吧。"拉斯特回想起野猫们身上的那种力量，立刻感觉到自己全身上下都充满了能量。

斯玛急切地追问："你受伤了？发生了什么？"

"他们一共三个，比我们任何一个都高大强壮。"

"你一个对三个！"斯玛打断他的话，兴奋得尾巴摇来摇去。

拉斯特赶忙说："不！我只是和最年轻的一个打了一架，其他两个后来才出现。"

"他们怎么没有把你撕成碎片？"

"他们只是警告我离开他们的地盘。可是接下来……"拉斯特有些犹豫。

斯玛不耐烦地说："什么？"

"他们要我加入他们的族群。"

斯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猫须都颤抖了。

拉斯特坚持说："我没骗你！"

"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"

拉斯特说："我不知道，我想是因为他们的族群需要壮大力量吧！"

斯玛将信将疑："这听起来怪怪的。如果我是你，就绝不相信他们。"

拉斯特看着斯玛。他这位朋友从未对进入森林产生过任何兴趣，斯玛非常满意同主人生活在一起，他不会理解拉斯特夜复一夜在梦里那种无休无止的期盼。

拉斯特轻声咕哝道："但是我相信他们，而且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加入他们。"

斯玛从围栏上爬下来坐到拉斯特面前，惊恐地说："请别走，拉斯特，我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"

拉斯特饱含深情地用头轻轻顶了顶斯玛："别担心，我的主人会另外找只猫来。你会同他相处得很好，你同每只猫都相处得很好。"

斯玛哀叹道："但是那不一样！"

拉斯特不耐烦地晃动着尾巴说："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如果我坐等主人带我去做切除，我也会变得不一样。"

斯玛看上去一头雾水，重复了一句："切除？"

拉斯特解释说："就是去看兽医。那会改变我们，就像改变亨利一样。"

斯玛耸着肩膀注视着爪子，嘴里嘟囔着："但是亨利很好啊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亨利现如今是懒了点儿，可是他没有不快乐啊。我们仍旧过得很开心。"

拉斯特想到就要离开他的朋友，心里非常难过："很抱歉，斯玛。我会想你的，但是我必须得走。"

斯玛没有回答，而是走上前用鼻子温柔地触了触拉斯特的鼻子："好吧。我知道拦不住你，但至少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早晨吧。"

这个早晨拉斯特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开心。他和斯玛一同重游故地，和一起长大的朋友说话聊天。他感到自己浑身像要炸开，似乎已摆好姿势准备纵身跃起。接近中午时分，拉斯特越来越忍不住想知道，狮心是否真的会来等他。他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前方的森林里，他的老朋友们从后院传来的无聊的嘈杂声渐渐隐去。

拉斯特最后一次从花园的围栏上跳下，忐忑不安地走进森林里。他已同斯玛道了别，现在所有的念头都围绕着这片森林，围绕着将要与他共同生活的那些猫们。

他走到昨晚遇见野猫的地方坐了下来，嗅嗅周围的空气。一棵棵参天大树遮蔽住晌午的烈日，使得这里凉爽舒适。一缕缕阳光穿过枝叶间的缝隙照亮森林。拉斯特嗅到一股气味，这气味同昨晚遇见的猫身上携带的一样，但他不知道这股味道是新带来的还是昨晚留下的。他抬起头，拿不定主意地东嗅西嗅。

一个低沉的声音说："你还有不少东西要学。当有别的猫靠近时，即使是族群里最小的幼崽也能知道。"

拉斯特看到灌木丛下闪出一对绿幽幽的眼睛。他认出了那股气味儿：是狮心。

这只金黄色的虎斑猫走到亮处，问道："你能不能辨出我是否独自前来的呢?"

拉斯特飞速地又嗅了嗅。这里仍有蓝星和灰爪的气味，但没有昨晚那么浓烈。他迟疑地说："这次蓝星和灰爪没有跟你在一起。"

狮心说："正确，但还有别的猫。"

就在拉斯特嗅着的时候，又一只野猫大步来到空地里。

狮心说："这是白风，雷族的一位资深武士。"

拉斯特看着这只公猫，脊背上泛起一阵寒意。这是个圈套？身体修长、肌肉健壮的白风站在拉斯特面前注视着他。白风洁白的皮毛很厚，没有杂色，眼睛黄如太阳底下久晒的沙砾。拉斯特警惕地扇动着耳朵，绷紧肌肉准备大干一场。

狮心大声说："放松点儿，别让你身上恐惧的气味引起不必要的注意，我们来这儿不过是带你去我们的营地。"

白风伸过鼻子好奇地嗅着拉斯特。拉斯特一动不动地坐着，气都不敢喘一口。

白风低声说："你好，小子，久仰大名啊!"

拉斯特礼貌地点了点头。

狮心命令说："走吧，我们回到营地再说话吧。"说完，他立刻和白风跳进灌木丛中。拉斯特急忙跟上。

两名武士快速穿越森林，并没有回头照顾拉斯特。没过多久，拉斯特就慢慢落在了后面。武士们遇到倒在地上的树干时仅纵身一跃，便跳了过去，丝毫没有减慢速度，而拉斯特则要一步步地攀爬过去。他们经过一片弥漫着浓郁芳香的松树林。在松树林里，他们不得不跳过地上被两脚兽的食树兽掘出的一道道深深沟壑。以往在花园围栏那边的安全地带，拉斯特就时常远远听到食树兽的咆哮声。路上还遇到一条宽沟，沟里积满了散发着油味的脏水，似乎不能一步跨过去。野猫们却毫不迟疑地涉水而过。

拉斯特以前从没有蹚过水，但他下定决心不能表现出半点儿娇气，于是他眯着双眼跟在后面，尽力不去想自己腹部的皮毛被浸湿后那种不舒服的感觉。

终于，狮心和白风停了下来。拉斯特走到他们后面停下脚步，站在那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两位武士走到一条小峡谷边的一块大岩石上。

狮心说："我们现在离营地很近了。"

拉斯特竭力想看到任何生命的痕迹——移动的树叶、树丛下一闪而过的身影，但是除了在森林里随处可见的灌木丛外，他什么都看不到。

狮心又说："用你的鼻子，你肯定能嗅到什么。"

拉斯特闭上眼睛嗅了嗅。狮心说得对，这里的气味与他所熟悉的猫的气味截然不同，显然更加浓烈，说明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猫。

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："我能闻出猫的气味。"

狮心和白风强忍住笑意，交换了一个眼神。

狮心说："如果族群接纳了你，终有一天你能通过气味叫出每一只猫的名字，跟我来！"他领路，从大岩石下到小峡谷的谷底，一路推开一片稠密的金雀花丛。拉斯特低头注意到他爪下的草地已被踩出一条宽阔的、气味很重的小路。他想，这一定是进入营地的主要入口。

穿过了金雀花丛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出现了一片空地。空地的中央光秃秃的，地面硬实，是由世世代代的猫踩踏出来的。这片营地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。阳光斑斑点点地照在空地上，空气温暖，气氛宁静。

拉斯特环视四周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这里到处都是猫，三三两两地坐着，吃着东西，或者彼此舔梳着皮毛，嘴里轻轻发出呜呜噜噜的声音。

狮心解释说："天气最炎热的时候，就只有午后才是分享舌抚的好时光了。"

拉斯特重复了一句："分享舌抚？"

白风告诉他："族群里的猫们常常花些时间来为彼此舔梳皮毛，聊聊新近发生的新鲜事，我们称之为'分享舌抚'。这种习俗对加强族群成员间的联系非常重要。"

这里的猫嗅到了拉斯特身上的外来气味，纷纷转过脑袋从远处好奇地向他这边瞅来。

拉斯特环视着空地四周，见到每一只猫都这么直接地注视他，忽然间害羞起来。空地的边缘长着厚厚的青草，草地上散落着树的残桩和一棵横倒在地的大树。香薇和金雀花形成一张厚密的大帐子遮盖住营地，使之与森林的

其他部分分隔开来。

“看那里，”狮心说着尾巴向一丛荆棘摇了摇，荆棘缠绕得密密实实，看不到里面的情景，“那里是育婴室，是照料幼崽的地方。”

拉斯特把头转向荆棘丛。长满倒刺的枝枝杈杈绕成一团，挡住了视线，但他能听到里面传来幼崽们的喵喵声。就在他张望的时候，一只姜黄色的母猫从前面一道狭窄的裂隙中钻了出来。拉斯特想，那肯定是其中的一位猫后了。

荆棘丛边走出一只身上长着醒目的黑色斑纹的虎斑猫后。两只母猫相互友好地舔了舔对方双耳间的毛，随后那只虎斑猫钻进育婴室，低声哄着尖叫

的幼崽们。

狮心说："我们的幼崽是由所有的猫后共同照料的，所有的猫都为族群服务。忠于族群是我们武士守则的第一条，如果你希望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就必须抓紧学习这一课。"

白风嗅着空气说："蓝星来了。"

拉斯特也嗅嗅空气，心里暗暗高兴自己能嗅出蓝星的气味。不一会儿，一只蓝灰色母猫从空地前方的大圆石后转出来，走到他们身边。

蓝星对两位武士说："他来了。"

白风回答："狮心还以为他不会来呢。"

拉斯特注意到蓝星的尾巴尖儿在不耐烦地摇晃着。只听她问："嗯，你对他怎么看？"

白风说："尽管他个头很小，但回来的路上走的速度却不慢。作为一只宠物猫，他确实很健壮。"

蓝星看着狮心和白风问："就这么定了？"

他们点点头。

"那么我就宣布他的加入了。"蓝星跳上大圆石高声说，"所有年龄够大，能独自狩猎的猫到高岩下集合，参加族群会议。"

在她的召唤下，所有的猫如同流动的黑影般从空地周围快步向她涌来。拉斯特留在原地，狮心和白风站在他两边。其他的猫走到高岩下方，仰望着他们的族长，期待着蓝星带来的新消息。

拉斯特在猫群中认出了灰爪那厚厚的灰色皮毛，心里感到一阵高兴。灰爪身边站着一只玳瑁色的母猫，小巧玲珑的雪白爪子恰好被黑尖儿尾巴盖住。在他们身后蜷伏着一只高大的深灰色虎斑猫，黑色的条纹看起来就像月光透过森林在地面上形成的斑驳阴影。

等群猫安静下来，蓝星开口说："雷族需要有更多的武士加入进来，我们从未像今天这般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名学徒。这种困境迫使我们必须引入外来者，并将其训练成为一名武士……"

拉斯特听到族群中轰然响起愤慨的议论声。蓝星用她平缓坚定的声音盖过这些议论："我已经找到一只愿做雷族武士学徒的猫。"

蓝星的话令群猫大为惊奇，一个响亮的声音说："能成为学徒可是一件幸运的事啊！"

拉斯特抻长了脖子，看到一只浅色虎斑猫站起来瞪着蓝星，一脸的不服气。

蓝星没有理睬他，而是面向全族说："狮心和白风已见过这只年轻的猫了，他们都同意让他与其他学徒一同接受训练。"

拉斯特抬眼瞧了瞧狮心，等回过头来发现所有的目光都看着自己时，身上的毛一下子紧张地竖立起来。他不由得咽了口唾沫。那一刻谁都没有吱声。拉斯特敢肯定众猫一定听到了他的心跳声，闻到了他害怕的气味。

猫群中的议论声越来越响。

"他从哪里冒出来的？"

"他属于哪个族群？"

"他身上的气味多么奇怪呀！我所知道的猫族中没有哪一个族群带有这种气味！"

这时猫群里响起了怪腔怪调。

"快看他的项圈！他是一只宠物猫。"原来又是那只浅色虎斑猫在作怪。

"一日为宠物猫，终身为宠物猫。我们需要的是保卫族群的武士，而不是再多一张只知道吃饭的嘴。"

狮心弯下腰在拉斯特耳边说："那只虎斑猫叫长尾，他闻到了你身上恐惧的气味，所有的猫都闻到了，你必须向他们证明你不会被恐惧吓倒。"

但是拉斯特没有动，他怎样才能向这些凶残的野猫们证明，自己可不单单是一只宠物猫呢？

长尾继续嘲笑说："你的项圈就是两脚兽留给你的标记，那种嘈杂的铃声使你至多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猎手。最糟糕的是，那可恶的叮当声将响彻整个森林，两脚兽会闻风而至，过来寻找他们可怜的迷路小猫。"

所有的猫都发出赞同的声音。

看到自己赢得众多听众的支持，长尾继续往下说："撇开你身上两脚兽的气味不谈，那个铃铛也会在不该响的时候发出声音，从而引起敌猫的警觉。"

狮心再次俯到拉斯特的耳边说："你不敢接受挑战吗？"

拉斯特仍没有动，但这回他是在确认长尾的方位。长尾就在那里，位于一只深棕色母猫的身后。拉斯特贴平双耳，眯缝双眼，嘴里发出低嘶。就在群猫还没有明白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纵身跃起，穿过猫群，从天而降落在挑衅者的身上。

长尾对拉斯特的突然袭击完全没有提防，冷不丁四肢离地，摔倒在一旁。拉斯特怒不可遏，决心要向大家证明自己的实力。他伸出长爪，张开利齿，深深插入长尾的皮肉里。这场战斗没有任何先兆。尖叫声中，两只猫厮打纠缠在一起，在营地中央的空地上滚来滚去。群猫纷纷后退，唯恐殃及池鱼。

就在拉斯特奋力拼打的时候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了恐惧，唯一剩下的只有激情。尽管双耳淌着鲜血，他仍然能听到猫群中发出兴奋的喊叫声。

接着，拉斯特感觉到脖子上的项圈越勒越紧，原来长尾咬住了他的项圈在向后用力猛扯。拉斯特几乎快要窒息了，无法呼吸令他万分惊惧。他拼命地扭曲翻滚，但每一下动作都使喉管上的压力加重一分。他张嘴大口喘气，用尽各种方法试图从长尾嘴下逃脱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一记响亮的噼啪声后，拉斯特终于获得了自由。

长尾跌跌撞撞地退到一边。拉斯特摇晃着站起身往周围看去，瞅见长尾趴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嘴上叼了根断裂的项圈。

蓝星立刻跳下高岩，发出响雷般的呼吼，使吵闹的猫群安静下来。拉斯特和长尾站在原地，不住地大口喘气，身上的毛十分凌乱。拉斯特感到眼睛上有一道伤口，火辣辣的。长尾的左耳则被撕扯得不成样子，鲜血顺着肩膀滴落在地。他们互相盯着对方，敌意仍然没有消退。

蓝星走上前，从长尾那儿接过项圈，放在面前

说："我们的新成员在捍卫尊严之战中丢弃了两脚兽给他装上的项圈。星族对他的到来表示了赞同——这只猫已经不再受他两脚兽主人的控制，他自由了，他是雷族的学徒。"

拉斯特看着蓝星，郑重其事地点头表示领受。他站起身走到一束阳光下，很惬意地享受着阳光为他酸痛的肌肉带来的温暖。光芒照亮了他姜黄色的毛，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。拉斯特看到自己已被群猫围住，自豪地仰起头。此时再也没有任何争议和嘲笑，他已经向大家展示了自己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成员。

蓝星走近拉斯特，将项圈放在他的面前。她用鼻子温柔地触了触拉斯特的耳朵，说："你在阳光下就像是一团火焰。"她的眼光闪烁，似乎话里蕴藏着拉斯特所不知道的更深的含意。"干得漂亮！"接着蓝星转头朝向全族高声宣布，"从今天开始，在他还没有获得武士称号之前，他的名字就叫火爪。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为了彰显他火一般的皮毛。"

蓝星同其他的猫退后两步，等候拉斯特的行动。拉斯特没有迟疑，他转身扒了些土和杂草盖在项圈上面，就如同掩埋他的过去。

长尾发出一声吼叫，一瘸一拐地走出空地，来到一处香薇遮盖的角落。

群猫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兴奋地议论着。

"嘿，火爪！"

拉斯特听到身后传来灰爪友好的声音。火爪！听到自己的新名字，他的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状的自豪。他转身嗅了嗅灰爪，以示欢迎。

灰爪说："打得真棒，火爪！尤其是对一只宠物猫来说，更是不得了！尽管长尾两个月前才刚结束训练，可他毕竟是一名武士呀。你在他耳朵上留下的伤疤，使他在短时间内不会忘记你。谁都看得出来，你可破了他的相了。"

火爪回答说："谢谢你，灰爪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可真厉害！"他舔舔前爪，开始清理眼睛上的伤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听见众猫纷纷喊叫着他的新名字。

"火爪！"

"嘿，火爪！"

"欢迎你，年轻的火爪！"

火爪闭上眼睛，耳边的声音如潮水般涌来。

灰爪赞同地说："又是一个好名字!"灰爪的声音使火爪猛然清醒过来，火爪看看四周，问："长尾去哪里了?"

"他大概是去斑叶的巫医巢穴了。"灰爪向一处香薇环抱的角落仰仰头，长尾就拱进那里去了，"斑叶是我们的医生，长得也不赖。年轻、漂亮，大多数……"

旁边一声低吼打断了灰爪的即兴演说。他们一齐转身，火爪认出他正是先前坐在灰爪身后的那只强壮的深灰色虎斑猫。

灰爪尊敬地点头招呼："黑条。"

那只毛色光鲜的公猫盯着火爪看了一会儿，说："项圈绷断只不过是凑巧罢了。长尾是一名年轻的武士，想不到他会败在一只宠物猫的手下!"他语带轻蔑地将"宠物猫"三个字说得很重，然后转身离去。

灰爪压低声音附在火爪的耳边说："现如今黑条既不年轻，也不英俊了!"

火爪正要赞同他这位新朋友的评价，忽然，坐在空地边的一名长老发出警报。

灰爪立刻变得很严肃，紧张地说："小耳一定是嗅到麻烦事了!"

火爪还没来得及查看周围动静，一只年轻的猫已从灌木丛里冲进营地。这只猫身材瘦削，从头到脚一团乌黑，只有细长的尾巴尖儿上一绺白色显得格外醒目。

灰爪脱口而出："是乌爪!他怎么独自回来了?虎掌去哪儿了?"

乌爪步履蹒跚地走过空地，伤痕累累，身上的毛凌乱肮脏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眼神里充满惊惧。

"谁是乌爪?虎掌又是谁?"火爪悄声问灰爪，这时有几只猫走过他们身边上前招呼乌爪。

灰爪快速地解释说："乌爪是一名学徒，虎掌是他的老师。今天一大早乌爪便和虎掌、红尾一道出去执行任务，好像是同河族有关。这小子真是个幸运的毛毛球!"

"红尾?"火爪重复了一句，他彻底被这些名字搞晕了。

灰爪小声说："红尾是副族长。"接着他又自言自语道："到底为什么乌

爪会独自回来呢?”这时他看见蓝星走上前，便立刻竖起耳朵凝神听。

“乌爪!”蓝星镇静地说，但是她的眼里笼罩着一层焦虑的阴云。其他的猫纷纷退后，迫切地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蓝星跃上高岩，俯视着浑身颤抖的乌爪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说话呀，乌爪!”

乌爪仍没有喘过气来，胸口起伏不定，身旁的沙土都被鲜血染红了。尽管体力不支，他仍然勉强爬上高岩，站在蓝星身边。他转身面对翘盼的群猫，使出吃奶的力气大声说道：“红尾死了!”

第四章　初见虎掌

猫群中响起一片惊呼，传遍整个森林。乌爪有些站不稳。他的肩膀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，鲜血从伤口处流下，浸湿了他的右前腿，血珠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。他声音颤抖着说："我们在离太阳石不远的河边遇……遇到了五名河族的武士，其中包括橡心。"

"橡心！"灰爪张大了嘴巴，"他是河族的副族长，是丛林中最伟大的武士之一。幸运的乌爪！希望我也有这般好运。我真的……"那名最先发觉乌爪归来的长老狠狠地瞪了灰爪一眼，吓得灰爪赶忙闭嘴。

火爪的注意力又集中到乌爪身上。

"红尾对橡心发出警告，要他带着他的狩猎队离开雷族的领地。他说如果再看见河族的武士出现在雷族的领地上，就决不会留情。但是橡心……橡心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。他说无论我们如何说狠话，他们的族……族群还是要吃饭。"乌爪停下喘了口气。他的伤口仍在不停地流血，为了不使体重压在肩膀上，他的站相实在很难看。

"紧接着河族就攻击了我们。当时难以看清形势，仗打得很激烈，我看见橡心将红尾按倒在地，但接下来红尾……"突然乌爪的眼珠子转了转，身子摇晃着走开了。他半爬半摔地从高岩上滑下，跌落在地。

一只姜黄色的猫后跳上前去，卧在他的身边。她简单地舔了舔乌爪的面颊，高声喊道："斑叶！"

一只玳瑁色的猫从香薇遮盖的角落里走出。火爪认出她原先就坐在灰爪旁边。斑叶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乌爪面前，嘴里招呼着要那只猫后退后。接着她用小巧的粉红色鼻子将乌爪顶个翻身，以便能够仔细查看乌爪的伤势。查看完毕后她抬起头说："没有大问题，金花，他的伤不至于令他送命，但我需要取一些蛛丝来止血。"

就在斑叶跑回到巫医巢穴的时候，一声悲鸣划破了沉寂。所有的猫都朝

声音传来的方向瞧去。

一只巨大的深棕色虎斑猫从金雀花通道跌跌撞撞地走了进来，在他两排锋利的牙齿中间叼的不是猎物，而是另一只猫的尸体。

他拖着那具尸体走进营地中央的空地里，尸体在拖拽之下早已变得破烂不堪。

火爪抻长了脖子，瞧见一条鲜艳的火红色的尾巴无力地垂在地上。

就如同寒风刮过一样，猫群中掀起一阵惊悚。剧烈悲痛之下，灰爪的身体缩成了一

团："红尾！"

蓝星站在高岩上问："到底怎么回事，虎掌？"

虎掌张开嘴，松开红尾的脖子。他沉稳地看着蓝星说："他死得很光荣，他同橡心战至最后一息。我没能救出红尾，但是在橡心欢呼胜利的时候，我将他杀死了。"虎掌的声音有力而又深沉，"红尾的牺牲不会白费，我觉得河族的武士不会再踏入我们的领地了。"

火爪注视着灰爪，看见他的眼里充满哀伤。

过了一会儿，几只猫上前舔顺红尾身上凌乱的毛。他们一边为牺牲的武士清洁身体，一边低声诵念悼词。

火爪小声问灰爪："他们在干什么？"

灰爪的目光没有离开死去的红尾，回答说："虽然他的灵魂已加入星族的队伍中去了，但是族群仍要为红尾做最后一次舌抚。"

"星族？"火爪重复了一句。

"星族是天上武士们的族群，他们监管着各个族群。你能在银毛星带里见到他们。"

看到火爪一脸困惑，灰爪解释说："每到夜晚，你会看到一条密密麻麻的星带纵贯天际，那就是银毛星带。每一颗星都是一名星族武士。今晚红尾就会与他们会合。"

火爪点点头，灰爪走上前去舔梳红尾的尸体。

当第一批猫上前向红尾表达敬意时，蓝星始终没有作声。此时，她从高岩上跳下，缓缓走向红尾的尸体。其他的猫退让一旁，注视着族长俯下身子最后一次舔梳她多年老伙伴的尸体。

舌抚结束后，蓝星抬起头开始讲话。她的声音低沉而充满悲痛，整个族群都在静静地聆听："红尾是一名勇敢的武士，他对族群的忠诚不容置疑。我常常听取他对事物的看法，他的评论总是睿智而中肯，从不受私心和虚荣的影响。如果他没有死，必将是一位优秀的族长。"

接着她向前伸出四爪，肚子贴近地面，头部向下低垂，向她死去的朋友默哀。其他的猫纷纷走上前，在蓝星的身边俯下，重复着她的动作和姿势。

火爪一一看在眼里。他并不认识红尾，但族群的悲痛却深深打动了他。

灰爪回到火爪身边，说："尘爪一定很悲伤。"

"尘爪？"

"他是红尾的学徒，就是那只棕色条纹的虎斑猫。真想知道谁将是他的新老师。"

火爪瞧过去，看见红尾的尸体旁蹲着一只幼小的公猫，低头盯着地面。火爪看看尘爪身边的蓝星问道："蓝星要同他一起坐多久？"

灰爪回答说："也许是整晚。红尾已当了许多许多月的副族长，蓝星不愿太早地离开他。他是最优秀的武士之一，他不像虎掌或狮心那样强壮，但是他动作敏捷，头脑灵活。"

火爪看着虎掌强劲的肌肉和宽大的脑袋，感觉到那里洋溢出的力量，不由得心生羡慕。虎掌巨大的身躯充分展示着他的武士生涯。他的右耳上有一道"V"字形裂口，鼻子上横过一条深深的疤痕。

突然间，虎掌站起身走向乌爪。斑叶伏在乌爪身边，正在用牙齿和前爪将成团的蛛丝压进乌爪肩上的伤口内。

火爪斜过身子问灰爪："斑叶在做什么？"

"她在止血。乌爪的伤势看起来挺严重，似乎伤得不轻。他一向神经兮兮的，但我从未见过他这么惨。我们过去看看他醒过来没有。"

他们努力穿过沉浸在悲痛中的猫群，向乌爪躺着的地方走去。看到虎掌正在说话，他们在不远处停下脚步以示尊敬。

虎掌的声音中充满自信，他对斑叶说："斑叶，他怎么样了？你能救活他吗？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把他训练成材，可不愿他第一次打仗就使我的心血付诸东流。"

斑叶的眼睛并没有离开乌爪，回答说："是的，你的训练那么宝贵，他第一次打仗就死去未免也太遗憾了，嗯？"火爪听出她温柔的声音中略带嘲弄。

虎掌命令般地问："他还能活吗？"

"当然，他只是需要调养。"

虎掌哼了一声，低头看着一动不动的乌爪。他用前爪捅了捅乌爪："既然如此，来吧！站起来！"

乌爪没有动。

火爪悄声说："看，他的爪子真长！"

灰爪深有感触地说："非常正确！我永远都不想与他为敌！"

"没那么快，虎掌！"斑叶将她的爪子放在虎掌的利爪之上，将它轻轻推开，"在伤口愈合之前，这名学徒需要尽可能保持安静。我可不想让他为了取悦你而蹦来蹦去，那样会扯开他的伤口。让他自己待一会儿吧。"

火爪等待虎掌的反应，发觉自己连气都不敢出。大概没有几只猫敢像斑叶这样用命令的口吻同虎掌说话。虎掌僵在那里，似乎正要说话，这时斑叶调侃说："你应该知道同巫医争论可没什么好处，虎掌。"

虎掌瞧着这只小小的母猫，眼光闪烁。"我可不敢同你争论什么，亲爱的斑叶。"说完，虎掌一转身瞅见灰爪和火爪。

"他是谁？"虎掌站在他们面前，问灰爪。

灰爪说："他是一名新学徒。"

虎掌揶揄道："他身上带有宠物猫的气味。"

火爪大胆地说："虽然我以前是一只家养猫，但如今我正在努力成为一名武士。"

虎掌看着他，突然对他产生了兴趣："啊哈，没错，我记起来了，蓝星提到过她遇到了一只不安分的宠物猫。那么她确实要给你一个试用的机会了，是吗？"

火爪保持立正姿势，力争给这位值得钦佩的武士留下良好的印象。他尊敬地回答道："是的。"

虎掌的眼里流露出几分若有所思之色，说道："那么我会时时注意你的进步。"

虎掌离开后，火爪大声地舒了口气，高高鼓起的胸膛一下子瘪了。他问灰爪："你觉得他会喜欢我吗？"

灰爪小声说："虎掌从未喜欢过哪一名学徒！"

就在这时，乌爪苏醒过来，动了动耳朵，低声问："他走了吗？"

灰爪向乌爪走去，说："谁？虎掌吗？对，他走了。"

火爪刚要开口做自我介绍，斑叶阻止说："你们两个都走开！我可不想让这只小猫连个觉都睡不安稳！"她拦在他们和她的病号中间，不耐烦地摇

着尾巴。

虽然斑叶那双琥珀色的温柔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但火爪知道她可不是在开玩笑。

灰爪说："那咱们走吧，火爪，我带你到四处看看。再见，乌爪。"

两只猫转身离开斑叶和乌爪。

灰爪十分认真地承担起向导的责任。"那是高岩，这你已经知道了。"他朝那块巨大、光滑的岩石扬扬尾巴，"蓝星总是在那里对全族讲话。高岩下面就是她的巢穴。"他冲高岩下的一个洞穴仰仰鼻子，"她的巢穴是在很久以前由一条古老的溪流冲出来的。"洞穴的入口处有块苔藓垂了下来，能够遮风挡雨。

灰爪继续介绍说："武士们睡在这边。"

火爪跟着他走到离高岩不远的灌木丛前。从这里能够很清楚地看到营地的入口。灌木丛的树枝压得很低，但火爪能看到内部有一个遮蔽的空间，武士们的窝就安在那里。

灰爪解释说："资深武士们睡在最靠近中心的地方，那里最暖和，他们常常在那簇荨麻边共享新鲜的猎物，年轻的武士们则在一旁用餐。有时资深武士们会邀请他们一同进餐，那可是天大的面子了。"

火爪完全被这个族群的生活习俗迷住了，接着问："族群里其他的猫呢？"

"嗯，武士中的母猫和其他的武士伙伴们一同进餐，但当她们怀孕或哺乳时，则留在育婴室旁。长老在空地边独居一处。走，我带你看看去。"

他们穿过空地，经过斑叶的巫医巢穴，在一棵倒在地上的大树前停下脚步。树干下是一片繁茂的草地，草地上有四名长老正围在一起大口享用一只肥兔。

灰爪小声说："那只兔子一定是尘爪和沙爪捉来的，为长老捕食是学徒的一项职责。"

一名长老朝灰爪打招呼："你好，小子。"

灰爪尊敬地点点头说："你好，小耳。"

"这个一定是新来的学徒吧。叫火爪，是吗？"另一只公猫说。他的毛是深棕色的，已经斑驳掉落，屁股上只有一小截尾巴。

火爪回答说："是的。"他学着灰爪的样子点头致敬。

那只深棕色的公猫说："我叫半尾。欢迎加入族群。"

小耳问："你们吃过饭了吗？"

火爪和灰爪一齐摇头。

"那好吧，这些猎物足够吃了。尘爪和沙爪干得不错，他们会是优秀的猎手。一只眼，你介意分给他们一只老鼠吗？"

他身边一只灰白色的母猫摇了摇头。火爪注意到，她的一只眼睛雾蒙蒙的，已经瞎了。

"你呢，斑尾？"

另外一只全身玳瑁色、嘴和鼻子都是灰白色的母猫用苍老的声音说："当然不介意。"

灰爪急切地说："多谢多谢！"他从猎物堆中挑了一只肥大的老鼠，放在火爪的脚下，问火爪："你还没有尝过鼠肉吧？"

火爪点点头："没吃过。"从这只新鲜的猎物身上散发出的温暖气味使他忽然感到一阵兴奋。他聚精会神，准备大吃一顿。这可是他族群生活的第一顿大餐啊！

"就是这样，你先来第一口，给我剩点儿！"灰爪低下头靠后站了站，给火爪留出位置。

火爪俯下身子从老鼠的尸体上啃下一大口。鼠肉鲜嫩而多汁，带有森林里的原汁原味。

灰爪问："味道如何？"

火爪嘴里塞得满满的，含糊不清地说："太妙了！"

"那就多吃点儿。"灰爪说着，上前弯腰也咬了一大口。

两名学徒一边大口咀嚼，一边听着四名长老的闲聊。

一只眼说："你刚才说什么，小耳？"

小耳不耐烦地说："你的听力和视力一样差劲！我刚才说，蓝星什么时候才指定一位新的副族长呀？"

一只眼不理会小耳的恼怒，对那只玳瑁色的母猫说："斑尾，你还记得很久以前，蓝星被任命为副族长时的情形吗？"

斑尾认真地说："哦，记得！她失去幼崽没几天就被任命为副族长了。"

小耳说："所以她当时显得并不兴奋。红尾追随她很长时间了，而且尽忠职守。但是她应该尽快振作起来。依照族群的习俗，她应在原副族长死后月亮升到天顶之前，选任一名新的副族长。"

半尾说："至少这次的任命显而易见。"

火爪抬起头瞅了瞅空地。半尾指的是谁？在火爪的眼里，所有的武士都有资格当这个副族长。也许半尾指的是虎掌，毕竟是虎掌为红尾报的仇。

火爪正在伸长舌头舔净猫须上残留的鼠肉痕迹时，高岩上响起蓝星的声音。红尾的尸体仍然摆在高岩下的空地上。蓝星说："我们必须指定一位新的副族长了。但是，我们应当首先感谢星族赐予红尾新的生命。今晚，他就会化为星辰，闪耀于夜空之中。"

群猫鸦雀无声地仰望着天空，天空渐渐昏暗，夜幕已经降临在森林大地。

蓝星继续说："现在，我宣布新的副族长的名字。我之所以在红尾的尸体前公布这个名字，是希望他能听见并且赞同我的选择。"

火爪望着虎掌。虎掌注视着高岩，琥珀色的眼睛里流露出热切的期望。

"雷族的新任副族长就是——"蓝星宣布道，"狮心！"

火爪好奇地想看看虎掌的反应，但虎掌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，他上前顶了顶狮心表示祝贺，只是用力过大，狮心一个趔趄差点儿摔倒。

火爪悄声问灰爪："她为什么不选虎掌？"

"也许是因为狮心的武士资历更深一些，经验也就更丰富些。"灰爪小声回答，目光仍停留在蓝星身上。

蓝星继续说："红尾还曾经是尘爪的老师。我们学徒的训练进度一天都不能耽搁，所以我现在就为尘爪指定一位新的老师。黑条，你一直想收一名学徒，所以就由你来接替红尾训练尘爪。你有虎掌这样优秀的老师，我希望你能将自己学到的高超本领很好地传承下去。"

黑条一本正经地点点头，接受了这项光荣使命。他走到尘爪面前，弯下腰，神情尴尬地用鼻子触了触他的新学徒。尘爪恭敬地摇摇尾巴，眼睛里仍

然充满着失去恩师的悲痛。

蓝星提高声音说："今晚我要为红尾守夜，天亮后我们为他举行葬礼。"她跳下岩石，再次回到红尾身边卧下。许多猫也加入守夜的队伍中，尘爪和小耳也在其中。

火爪猜测说："我们也同他们一道吗？"他承认自己对这个主意并不热心。一整天的忙碌使他开始感到疲倦，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找个温暖干燥的地方，蜷起身子美美睡上一觉。

灰爪摇了摇头说："不用，只有那些平时和红尾最要好的猫才同他共度这最后的夜晚。我带你去睡觉的地方吧，学徒巢穴就在那边。"

火爪跟随灰爪走到一棵树桩后面，那里有一片浓密的香薇灌木丛。

灰爪告诉他："所有的学徒都在这个树桩旁进餐。"

火爪问："有多少学徒？"

"没有以前多了——只有我、你、乌爪、尘爪，还有沙爪。"

灰爪和火爪刚在树桩旁坐下，一只年轻的母猫从树丛中缓缓走出来。她的毛是姜黄色的，就像火爪的一样，但是颜色没那么鲜艳，身上还隐隐有几条颜色稍重些的条纹。

她眯缝着眼睛说："这位就是新来的学徒了！"

火爪说："你好。"

那只年轻的猫举止粗鲁地嗅了嗅，说："他闻起来就像一只宠物猫！别告诉我，我将要同这种恶心的气味共居一室！"

火爪有些吃惊。自从他和长尾打斗过后，所有的猫都对他非常友好。火爪心里暗想：也许乌爪带来的消息令他们忘了这回事。

灰爪抱歉地说："你务必要原谅沙爪，她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不顺心的事了。她的脾气一向挺好的。"

"呸！"沙爪粗鲁地啐了口唾沫。

"别闹了。"他们身后响起白风低沉的声音，"沙爪！作为你的老师，我希望你能对这个新来的学徒友好些。"

"对不起，白风。"沙爪抬起头，一脸的不服气，她的声音里没有丝毫"对不起"的意思，"我只是不想和一只宠物猫在一起训练，仅此而已！"

白风平静地说："你会习惯的，沙爪。天色已晚，明天一早还要训练呢，你们三个抓紧时间睡觉吧。"他责备地看了沙爪一眼，沙爪顺从地点点头。等白风离开后，沙爪转身消失在香薇丛里。经过火爪身边的时候，她又使劲地嗅了嗅。

灰爪跟在沙爪后面，他晃晃尾巴，示意火爪跟来。巢穴内的地面上铺着一层层的苔藓，在清冷的月光下呈现出淡淡的绿色。这里比外面暖和得多，空气中弥漫着香薇的芳香气味。

火爪问："我睡哪里？"

沙爪揶揄说："随便，不过得离我远一点儿！"她用爪子将一些苔藓围成一堆。

灰爪和火爪对视了一眼，但没有作声。火爪用爪子围了些苔藓，聚成一个舒适的小窝后躺进去。他全身感到一种惬意的疲倦。这就是他的家了，从今往后，他就是雷族的一员了。

第五章　梦想成真

灰爪的呼唤声打断了火爪的美梦："嘿，火爪，醒醒！"在梦里，他正在追逐一只松鼠，他越爬越高，一直爬到一棵高大的橡树的树顶。

灰爪催促说："天一亮就要开始训练。尘爪和沙爪已经起来了。"

火爪伸了个懒腰，接着想起今天是他接受训练的第一天。他一下子从窝里跳起，睡意全消，浑身的血液都充满了兴奋。

灰爪仓促清理着自己的身体，一边舔着毛一边说："我和狮心谈过了。乌爪在伤口愈合之前不参加训练，他会在斑叶的巫医巢穴待上一两天，尘爪和沙爪今天要去狩猎，因此，狮心想让咱们俩今天早上接受他和虎掌的训练。我们得抓紧了，他们一定在等我们呢！"

灰爪领着火爪飞快地穿过金雀花通道，走上布满石子的山谷。他们爬上山谷，顿感凉风习习，洁白厚重的云层在头顶上空缓缓飘荡。当他们顺着斜坡下到一个大沙坑的时候，火爪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欢乐。

虎掌和狮心早已等候多时。他们坐在被太阳晒得暖暖的沙地上，彼此保持着几条尾巴远的距离。

虎掌呵斥道："下一次，我希望你们能有些时间观念！"

狮心温和地说："别太严肃了，虎掌，昨晚他们够忙的，我估计他们都累坏了。火爪，蓝星还没有给你安排老师，所以现在由我和虎掌给你上课。"

火爪热情洋溢地点点头，尾巴翘得高高的，丝毫不掩饰欢快的心情：他有两位伟大的武士来当老师。

虎掌不耐烦地说："好了，今天我们带你们去看看领地的边界，你们就知道该在哪里狩猎，应该守卫哪里了。灰爪，再熟悉一次我们的边界对你也没什么坏处。"

虎掌不再多说，纵身跃出沙坑。狮心向灰爪打个招呼后一齐离去。火爪吃力地跟在他们后面，一步一滑地走在柔软的沙地上。

这里的森林格外茂密，巨大的橡树甚至遮盖住了白桦树，落叶铺满地面，走在上面噼啪作响。虎掌停下脚步，在一丛密实的香薇丛中寻觅自己留下的气味，其他猫在一旁等候。

狮心小声说："这里有一条两脚兽的路。火爪，你能嗅到什么吗？"

火爪嗅了嗅。有一股微弱的两脚兽的气味，还有稍强烈些的狗的气味，这些气味对离家出走的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了。他说："一只两脚兽曾在这里遛狗，不过已经走了。"

狮心说："很好。你认为现在能够安全通过吗？"

火爪又嗅了嗅。两脚兽和狗的气味很弱，几乎要被森林里的新鲜气味覆盖。他回答说："是的。"

虎掌点了点头。四只猫走出香薇丛，穿过两脚兽用小石子铺成的小路。

穿过小路是一片松树林，一根根修长挺拔的松木成排堆放在路边。走在这里，再也听不到树叶的噼啪声。地面上是厚厚的松针，走在上面，虽然有些扎脚，但弹性十足。松木堆之间没有可供躲藏的灌木丛，由于完全暴露在明处，火爪能感觉到大家都很紧张。

虎掌说："这些树木都是两脚兽们堆放在这里的。它们用一种散发着油味的怪兽折断大树，那种怪兽冒出的烟能把幼崽的眼睛熏瞎。它们折断大树后就送往附近的伐木场那里去。"

火爪停下脚步，想听听食树兽发出的怒吼声。这种声音他在以前曾听到过。

灰爪看到他停住脚步，就对他解释说："在绿叶季来临之前，伐木场

要安静上好几个月。”

他们走过松树林。

“两脚兽们的地盘位于那个方向。”虎掌的尾巴摆向一边，说，“你当然能闻出来，火爪，只不过今天我们要走另一边。”

最终他们到达另一条两脚兽小路，这条路是顺着松树林的漫长边界修建的。他们快速通过小路，抵达路那边安全的橡树林中。但是火爪仍能感觉到其他猫并没有放松心情。

灰爪小声说：“我们正靠近河族的领地。太阳石就在那边。”他冲着一块光秃秃的大石头仰仰鼻子。

火爪毛发竖立。这里就是红尾的丧命之地。

狮心在一块灰白平滑的石头前停下脚步说：“这块石头就是雷、河两族的边界，那条大河边就是河族所谓的猎场。深吸口气，火爪。”

一股刺鼻的陌生气味直冲火爪的口腔顶部。它与火爪在雷族的营地里闻到的那种温暖气息截然不同，这一点令他惊诧不已。更令他惊奇的是，雷族的气味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是那么熟悉和舒适。

虎掌在一旁大声说：“那是河族的气味，牢牢记住它。河族的武士沿着边界的树木留下气味标记，所以这股气味在边界处最为浓烈。”说完这些话，虎掌翘起尾巴在大石边留下自己的标记。

狮心说：“顺着这条边界一直走，就能到达‘四棵树’。”

狮心从太阳石边快步离去，虎掌、灰爪和火爪紧紧跟随。

火爪喘着气问：“‘四棵树’是什么？”

灰爪回答：“那里是四大族群领地交会的地方。那里有四棵橡树，年龄同族群的历史一样古老……”

虎掌命令道：“别出声！别忘了敌族的领地近在咫尺！”

两名学徒立刻闭上嘴。火爪默不作声，专心致志地走路。他们穿过一条浅溪，在溪流中的石头上跳跃行走以免浸湿爪子。

火爪从来没有走得这么远、这么快。当赶到“四棵树”的时候，他上气不接下气，爪子又酸又痛。狮心和虎掌领着他们走出浓密的丛林，停在一处灌木覆盖的斜坡顶上。火爪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。

日近中午，碧空万里无云，斜坡下四棵巨大的橡树挺立在耀眼的阳光中，深绿色的树冠几乎高过山冈。

狮心对火爪说："这里就是灰爪所说的'四棵树'，四大族群的领地就是在这里交会。风族统治着日落方向的那处高地，今天你闻不到他们的气味——他们处在下风向，但你很快就会知道他们是哪种气味了。"

"那片最黑暗的森林由影族掌管。"灰爪的尾巴摆向一边，他补充说，"老一辈们常说，北边刮来的寒风把影族猫的心都吹冷了。"

火爪感叹："真是族群林立呀！"他想起斯玛讲的那些关于生性残忍的野猫们的恐怖传说，心里暗想：原来他们的组织竟然如此严密！

狮心说："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猎物如此珍贵，为什么我们必须奋力保护仅有的那点儿猎物了吧！"

火爪壮着胆子问："但是战争是愚蠢的，为什么大家不能齐心协力共享家园，而非要争战不休、拼个你死我活呢？"

他的话引起一阵沉寂。

虎掌第一个语带嘲弄地回答说："这可是一种叛逆的想法，宠物猫。"

狮心说："别太苛刻了，虎掌，他还不了解族群的生活方式。"他看着火爪说："小火爪，你情感真挚，这终将会使你成为一名更为强大的武士。"

虎掌大声说："这也许会使他在遭受袭击时表现出宠物猫的软弱而认输投降。"

狮心瞥了虎掌一眼，继续说："每当月圆之夜，四大族群都要化干戈为玉帛，共聚一堂。"他低头瞅着那四棵巨大的橡树，"这里就是开会的地方。会期要延续整个晚上。"

火爪想起昨晚皎洁的月光，问："如此说来，很快就要开会了？"

狮心赞许地回答："非常正确！事实上，会议就在今晚举行。这种会议非常重要，因为它能使各个族群和平地共处一晚。但你应当清楚，更长时间的结盟总是弊大于利。"

虎掌赞同地说："对自己族群的忠诚使我们强大，没有忠诚，就没有生存的机会。"

火爪点点头说："我懂了。"

狮心站起身来："好了，继续前进。"

已是日薄西山，他们背对着太阳落山的方向、沿着所在的山谷边缘走。路上遇到一条窄窄的小溪，他们一跃而过。

火爪嗅了嗅空气，一股陌生的猫的气味扑面而来，浓烈而带有酸臭味。他问："这是哪个族的气味？"

虎掌阴郁地回答："是影族。这里是他们的边界。"

"保持头脑清醒，火爪。这股气味很新鲜，说明他们正在附近巡逻。"狮心说。

火爪点点头，这时突然响起一种陌生的噪声，他一下子紧张起来。其他的猫却没有停下脚步，径直向可怕的隆隆声走去。

火爪快步赶上问："那是什么声音？"

狮心回答说："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"

火爪透过树林朝前看。虽然这里阳光充足，但树木已变得稀稀落落。他问："这里是森林的边缘吗？"接着他停下脚步深吸了一口气。

另一种陌生的、难闻的气味遮掩住了森林的气息。这次不是猫的气味，而是一种他原来住在两脚兽家时闻到过的气味。隆隆声越来越响，无休无止的轰鸣震得他耳朵发痛，大地也随之颤抖。

虎掌说："这就是雷鬼路。"

狮心领着他们走到森林边坐了下来，朝外面望去。

火爪看到一条灰色的路像河流一般从森林间穿过，灰白色的坚硬岩石从他面前铺展向远方，远端的丛林显得模糊而渺小。路上升起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，使火爪几欲作呕。

一只巨大的怪物呼啸而过，火爪吓得毛发直立，连忙后退。急驰而过的怪物掀起一阵强风，吹得路边的树叶噼啪乱响。火爪看了看其他的猫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他当宠物猫的时候也曾看到过类似这样的路，但绝对没有这么宽，路上的怪物跑得也没有这么快、这么野。

灰爪说："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被吓坏了。但有这条路在，至少影族不敢轻易踏进我们的领地。这条路沿着我们的边界修建，而且很长。别担心，那些怪物似乎从不离开雷鬼路，只要你别走得太近，就不会惹上麻烦。"

狮心说："我们该返回营地了。你已经看了我们所有的边界。回去时我们要多走些路，我们必须绕开蛇岩。一名未经训练的学徒很容易就成为毒蛇口中的美食。火爪，我想你已经很累了吧。"

火爪想着返回营地的路程，心里沉甸甸的。他的脑子一直随着新的气味和景物的出现而转个不停。狮心说得对，他现在又饿又累。当大家离开雷鬼路返回森林的时候，火爪落在队伍的最后。

穿过金雀花通道返回营地，空气中弥漫着夜间露水的气息，新鲜的猎物在等待他们享用。火爪和灰爪从空地阴暗处的猎物堆里取走属于自己的那份，来到他们巢穴外的树桩前。

尘爪和沙爪正坐在那里贪婪地大口咀嚼猎物。

尘爪轻蔑地眯起眼睛瞅着火爪说："嘿，这边，宠物猫，好好享受我们为你提供的美味吧。"

沙爪讥笑着说："鬼才知道，也许有一天连你都学会捕食了！"

灰爪天真地问："今天你们又出去狩猎了？别生气，我们出去巡逻边界了。谢天谢地，边界很安全。"

尘爪大声讥讽道："我想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你们两位大驾光临，就全都被吓跑了。"

灰爪没好气地说："哼，他们连面都不敢照一下。"

沙爪说："今晚我们会在森林大会上向他们问个究竟。"

"你们也去吗？"火爪脱口而出。尽管遭到尘爪和沙爪的冷嘲热讽，但他仍然十分羡慕他们。

"当然了。"尘爪自豪地说，"不是谁都有这种机会的。不过请放心，明天早上我

们会把今晚的事情滴水不漏地告诉你们。”

灰爪不理尘爪的吹嘘，低头大嚼自己的美味。火爪饥饿难忍，也俯下身子吃了起来。得知尘爪和沙爪要在今晚与其他族群碰面，他不由得心生妒意。

蓝星的一声高呼使火爪抬起头，他看到几名武士和一些长老已聚集在空地上。参加森林大会的队伍要出发了，沙爪和尘爪跳起身加入队伍中去。

“再见，两位。”沙爪转头喊道，“今晚过得开心些！”

蓝星领着众猫排成一列，依次走出金雀花通道。她身上的毛在月光下像碎银般闪耀发光。她镇静而自信，带领自己的族群前去与往日的宿敌会面。

火爪问灰爪：“你参加过森林大会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灰爪嘎吱嘎吱地嚼着一根老鼠尾巴，“但不会太久的，耐心等等吧，所有的学徒都有机会去的。”

两只猫默默吃完剩余的猎物后，灰爪走到火爪面前开始舔梳他的脑袋，就像火爪当初进入雷族时看到的那样，他们为彼此舔梳清理。接着，他们伸个懒腰，走进巢穴内，找到自己的窝后倒头大睡。

第二天上午，灰爪和火爪早早来到沙坑。他们从巢穴出来的时候，沙爪和尘爪正在酣睡。火爪急不可耐地想打听森林大会的情况，但灰爪硬将他拖走了。灰爪说：“我了解他们，迟些他们会原原本本全告诉你的。”

又是一个艳阳天。这次乌爪也加入他们的训练中。多亏了斑叶，他的伤才能这么快愈合。

灰爪到处玩耍，将树叶踢飞到半空后跳起来抓住。火爪饶有兴趣地在一旁观看，尾巴晃来晃去。乌爪则静静地坐在沙坑的另一边，情绪紧张而低落。

灰爪喊道：“打起精神！我知道你不喜欢训练，但你平时可不像今天这么惨啊！”

狮心和虎掌的气味使学徒们察觉到他们的到来，乌爪赶忙说：“我只是担心肩膀再受伤罢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虎掌出现在树丛前，狮心紧随其后。

虎掌呵斥道：“武士不应当受一点儿苦就到处宣扬。”他盯着乌爪的眼睛说：“小心管好你的嘴巴！”

乌爪缩成一团，低头瞅着地面。

灰爪在火爪的耳边小声说："虎掌今天的脾气不好。"

狮心瞪了他的学徒一眼，郑重其事地说："今天我们训练如何偷袭猎物。我们知道，在匍匐接近兔子和匍匐接近老鼠两者之间有很大差别，你们谁能告诉我原因何在呢？"

火爪对此一无所知，乌爪似乎牢记虎掌的告诫，当真一声不吭。

虎掌不耐烦地说："快点儿回答！"

灰爪回答说："因为兔子的嗅觉比视觉灵敏，所以它们会先闻到气味后看到我们；而老鼠的嗅觉则比不上它们爪子的触觉，所以它们在闻到气味之前就从地面的震动感应到我们在接近了。"

"非常正确，灰爪！那么，你们在捉老鼠的时候要牢记什么？"

火爪猜测说："放轻脚步？"

狮心赞许地看着他说："答对了，火爪。你们一定要把重心落在身体的后半部分，这样爪子就不会重压在地面上了。我们来试试看！"

灰爪和乌爪立刻俯下身子摆出偷袭的姿势。

看着两名学徒开始悄无声息地向前匍匐，狮心说："做得好，灰爪！"

虎掌骂道："屁股压低点儿，乌爪。你看起来就像只鸭子！"

火爪趴下身子开始在地面上匍匐。他感到自己本能地进入了正确状态，他尽可能地做到静而轻，边向前爬，边为自己的肌肉能够如此舒展平滑而扬扬自得。

虎掌大声说："哼，很显然，除了保持轻柔外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向前爬时笨得像只宠物猫！你以为猎物会自己跑过来躺在你的盘子里等你前去赏光吗？"

听了虎掌尖酸刻薄的话，火爪吓得立刻站起身，不敢再尝试了。他认真聆听武士的教诲，心里暗下决心要做好每一个动作。

狮心温和地指出："他的步子和前移的动作没有跟上，但俯身时平衡保持得不错。"

虎掌抱怨说："我看他比乌爪还强些。"他轻蔑地瞥了一眼自己的学徒，"你好歹训练了两个多月，怎么仍然把重心放在身体的左半部分呢？"

乌爪越发垂头丧气，火爪忍不住冲口而出："那全是因为他受到伤口的影响罢了！"

虎掌猛然扭头瞪着火爪："只要活着就有受伤的可能，他应当学会适应。就连你，火爪，今天早上也学到些东西。如果乌爪学东西能像你一般快，他带给我的就将是一项荣誉而不是耻辱。在一只宠物猫面前丢人现眼，你不觉得难堪吗？"他怒不可遏，冲乌爪喝骂道。

火爪心里非常不舒服。他看不见乌爪的眼睛，因为此时乌爪正低头瞅着自己的爪子。

灰爪不再认认真真地匍匐，而是在空地上一瘸一拐、扮相滑稽地走来走去。他说："嘿嘿，我的平衡还比不上一只独脚獾。如果我去捉那些笨老鼠们，它们半点儿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会扑过去骑在它们身上直到它们大喊饶命。"

狮心责备说："别搞怪，小灰爪，现在可不是你开玩笑的时候！认真练习匍匐动作也许能使你更专心些。"

三名学徒全都乐不可支。

狮心说："我希望你们每一个都去实战演习一下。乌爪，你去猫头鹰树周围看看。灰爪，那片灌木丛也许会令你有所收获。还有你，火爪，到那边的坡上循着兔子的踪迹找一条干涸的溪流，你不会白跑一趟的。"

三名学徒分头行动。由于有了新挑战，就连乌爪也感觉精神抖擞。

血液一直冲上火爪的耳朵尖儿，他慢慢爬向山坡。一道清晰可见的河床从他面前的树林间穿过。但现在，小溪里一滴水都没有。

火爪悄悄地从河岸爬下河床，每一步都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。他静静地搜寻河床中的生命迹象，不放过每一处细微的动静。他双耳朝前，张大嘴巴以便尽可能地捕捉到最微弱的气味。

不久，火爪就闻到了一只老鼠的气味，他是在昨晚的美餐中认识这种气味的。野性的力量顿时涌遍他的全身，但他没有贸然行动，而是要分毫不差地确认猎物的方位。

他两耳前伸，听到老鼠心脏急速的搏动声。接着一团棕色的影子闪过眼前，那个小东西正在岸边的长草内爬行。火爪向前接近到攻击位置，时刻提

醒自己把重心放在后半身上。然后，他身体后弓，纵身跳起。随着他离开地面，地上的沙土被带了起来。

老鼠仓皇逃窜，但它哪比得上火爪敏捷。火爪扑过去一把抓住它，用力一甩，老鼠滑过半空，跌落在河床上。火爪如影随形般跟过去扑在它身上，张嘴咬下去，老鼠顿时一命呜呼。

火爪高高翘起尾巴，叼着余温尚存的猎物胜利返回。这是他第一次进行狩猎，如今他是一名真真正正的雷族武士学徒了。

第六章　有埋伏？

清晨，阳光普照森林，火爪接受训练已近两个月了。此时他正心情舒畅地四处漫步寻找猎物，这一段丛林生活令他得到充分的锻炼。他的感知能力也在渐渐苏醒。

他停下脚步嗅嗅土地，闻到不久前两脚兽在丛林间漫步时留下的气味。绿叶季已完全降临，枝头长满了叶片。厚厚的落叶上面，小动物们又开始了新一年的辛勤工作。

身体健壮的火爪默默地走在树林里，他全神贯注地搜寻着气味的痕迹，随时准备发动致命攻击。今天，族里第一次指派他单独完成任务。虽然他的任务只是为族群捕捉新鲜猎物，但火爪还是决心干出点儿成绩给大家看看。

他来到当天狮心和虎掌带他熟悉环境时跃过的那条小溪。溪水从山上潺潺流下，欢快地撞击着光滑的鹅卵石，泼溅起朵朵水花。火爪舔了几口清澈冰冷的溪水，然后抬头再嗅嗅有无猎物的气味。

空气中有狐狸的气味，陈旧的气味表明狐狸早先曾在这里喝过水。火爪在第一次走遍森林的时候闻过这种气味，狮心告诉他这是狐狸，所以他此时能认出来。不过那次他只在一瞥眼间瞅见狐狸的尾巴，却从未见到狐狸的全貌。

他努力排除狐狸气味的干扰，继续搜寻猎物。突然，他的猫须抽搐了一下，察觉到猎物体内血液的流动——是一只忙着筑巢的田鼠。

片刻之后他便瞧见了那只田鼠，那个棕色的、胖乎乎的小东西正在河岸边上蹿下跳地收集干草。火爪顿时馋得口舌生津。他已经好长时间没吃东西了，但在给族群打回猎物前，他可不敢偷吃。他一遍遍地想着狮心和虎掌的话："猎物要交回族里，不能独自先吃。"

火爪蹲伏下来准备攻击，肚皮上的毛擦着潮湿的草地。他逐步接近，目不转睛地盯着猎物。可以了！是时候扑过去了。

突然，火爪身后的香薇丛中发出沙沙的声音。那只田鼠转身消失在河岸

边的一个洞里。

火爪气得肺都快炸了。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错失良机，让到嘴的美味跑掉了？

他嗅嗅空气，闻到一股猫的气味，但分不清是属于哪个族群的。火爪吃了一惊——先前腐臭的狐狸味使他的嗅觉变得很迟钝。

他一下子转过身，后退几步，喉间发出低吼。他竖起耳朵睁开眼睛，观察动静。香薇丛里又发出沙沙声，声音更大了，却是从另一方向传来。火爪向前靠近，看见香薇晃动，但叶子挡住了视线，使他看不见对方。一根树枝折断，发出一记响亮的噼啪声。火爪心想：从他弄出的声音看，个头肯定不小。他摆好架势，准备猛烈出击。

火爪跃上一棵树，迅捷无声地攀上一根悬空的树枝。火爪的下方，那个尚未现形的东西仍在靠近过来。火爪屏住呼吸，从香薇向两边倒下的情形估摸着时机。接着，一个巨大的灰影从香薇丛里冒了出来。

“呜——”火爪的喉间发出战斗的吼叫。他伸出利爪扑向敌猫，稳稳落在敌猫肌肉发达的肩膀上。他用爪子狠命地往敌猫肩头上插去，决心要给敌猫一个下马威。

“哇噢！什么东西？”敌猫大叫一声跳了起来。

“噢！是灰爪吗？”火爪认出那惊呼声，鼻子里也嗅到来自朋友身上的那股熟悉的气味。但由于太过激动，他一时无法松开爪子。

“有埋伏！啊——”灰爪大吼，还没认出骑在自己背上的不是别的猫，正是火爪。他满地打滚想甩开纠缠。

“噗噗噗！”火爪被他重重压在身下，几乎被压扁了。“是我——火爪！”火爪收回爪子，挣扎着推开灰爪，大声叫喊着滚到一旁。火爪站起身从头到尾一阵抖动，把尘土抖掉，重复了一句：“灰爪，是我，我还以为你是敌方武士呢！”

灰爪站起来，一脸苦相地抖去身上的灰土。他一边扭头舔舐自己疼痛的肩膀，一边抱怨着：“看来你是真的把我当成敌猫了！你差点儿要了我的命！”

火爪小声说：“对不起。但你那样朝我爬过来，我能怎么想？”

灰爪生气地瞪大眼睛：“爬过来？那可是我最为得意、最神出鬼没的匍匐了。”

火爪嘲笑说："神出鬼没？你走起路像一只独脚獾！"他开心地展平耳朵。

灰爪欢快地叫喊："我要让你尝尝独脚的滋味！"

两只猫相互扑斗嬉戏，在地上滚来滚去。灰爪一掌重重打在火爪的头上，火爪顿时眼冒金星。

"噗啦噗啦！"火爪晃晃脑袋，跳起还击。

就在他的一双前爪尚未击出之际，灰爪一下子将他掀翻在地，制伏了他。火爪的身体立刻放松下来，认输投降。

灰爪放开火爪，说："这么轻易就认输了！"他刚一放开，火爪就跳了起来，灰爪冷不丁被顶翻在地。

火爪跳过去把他按在地上，引用狮心的口头禅沾沾自喜地说："出其不意是武士的制胜法宝。"他从灰爪身上轻轻跳下，开始在落叶下面拱来拱去。太阳照在背上暖洋洋的，而且他还轻松赢得战斗，这一切都使火爪格外高兴。

灰爪似乎对一大早便连输两次并不介意，这种好天气实在让他生不起气来。他问火爪："你的任务进展如何？"

火爪站起身说："你坏了我的好事！我正要抓一只田鼠，你发出的声音却惊跑了它。"

灰爪说："哦，对不起。"

火爪看到朋友的情绪低落下来，急忙说："没关系，你又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去风族的边界上找巡逻队吗？我还以为你要给他们带去蓝星的口信呢。"

"没错，但还有时间。我想先垫垫肚子，我快饿死了！"

"我也好不到哪里去。但是我必须要先为族群打完猎物后才能顾及自己。"

灰爪哼了一声："我敢打赌尘爪和沙爪经常在外出狩猎时偷吃一两只老鼠。"

"他们那么做并不令我感到惊讶，但这是我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。"

灰爪叹了口气说："你不想出任何岔子，我知道。"

火爪想换个话题："说点儿别的吧，你为蓝星带什么口信呀？"

"她想让巡逻队在巨悬铃树那边等候，她会在中午赶去同他们会合。影族的猫似乎总在附近出没，蓝星想查个究竟。"

火爪提醒他说："你最好现在就去。"

灰爪自信地回答："风族的领地离这里不远，时间足够了。弄丢了你的田鼠，我想应该帮把手才是。"

火爪说："没关系，我会再找的。今天暖和，会有不少老鼠出来转悠。"

"没错，但是你得抓住它们才算数。"灰爪若有所思地咬着一只前爪，从上面咬下一片爪甲，"那恐怕得花费你一个上午，甚至一天的时间才行。"

火爪泄气地点点头，这时他的肚子咕噜咕噜地直叫。在逮到足够的猎物前，他很有可能要失手三四次。等到他吃饭的时候，银毛星带恐怕都出现在天上了。

灰爪触了触火爪的须子，说："开始吧，我帮你开个头。至少，那是我欠你的。在我离开之前，我们应该能捉到两只田鼠吧。"

火爪跟着灰爪沿着小溪逆流而上，有个伙伴在身边协助，火爪感到很开心。空气中仍有狐狸的气味，只是这股气味突然间变得浓烈了。

火爪问："你闻到了吗？"

灰爪停下脚步也嗅了嗅空气，说："狐狸。是的，我一早便闻到了。"

火爪问："但是，它现在是不是更加新鲜了？"

灰爪张开嘴巴又嗅了嗅，压低声音说："没错。"他转头朝河对面树林中的灌木丛里望去，悄声说："看！"

火爪定睛一瞧，看见灌木丛里出现了一团火红色的毛茸茸的东西。那团毛球走进灌木丛中的一处空地，在透过灌木丛的光线照耀下，火爪看到一个矮矮的身体，全身红艳艳的。它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和一张尖尖的嘴。

火爪说："是狐狸吗？它的嘴巴长得真丑！"

灰爪赞同道："说得不错！"

火爪小声说："当我们第一次碰面时，我就曾追过一只狐狸。"

"是它在追踪你还差不多，笨蛋！千万别同外表像狗、动作却像猫的狐狸打交道。我们必须通知猫后们有一只狐狸在我们的领地里出没。狐狸比獾好不到哪里去，它会杀死我们的幼崽。谢天谢地，你上次没有扑过去抓它，你在它眼中不过是个头稍大些的老鼠罢了。"看见火爪有些气恼，灰爪补充说，"不过，现在的你应该也有一战之力了。反正蓝星极有可能派出一支武士分队去赶跑它，这样猫后们才能安心。"

火爪问："獾长什么样子？"

"黑白相间，短腿，你一看就能认出来。它们体态臃肿、脾气很坏，不像狐狸那样喜欢袭击育婴室，但它们的牙齿更锋利。你猜半尾是怎样得到他这个名字的？他的尾巴是被獾一口咬掉的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往树上爬了！"

"他为什么不往树上爬呢？"

"怕摔下来呗。我们猫之所以能从高处安然无恙地落地，就是因为我们能在空中保持平衡，而这一切需要尾巴的帮助。"

火爪明白了，点了点头。

不出火爪所料，这一天他们打了很多猎物。没过多久，灰爪便抓到一只小老鼠，而火爪则捉到一只画眉，三下五除二就结果了它的性命。今天是没有时间再练习猎杀技巧了，营地里还有很多嘴在等着吃饭呢。火爪刨了些土盖在猎物身上，这样在他回来之前猎物就不会被别的野兽拖走了。

忽然，一只松鼠蹿了出来。

火爪反应灵敏。"抓住它！"他一边喊，一边同灰爪在地上腾挪跳跃，紧追不舍。

松鼠三蹦两蹦攀上一棵白桦树，他们在树下停住脚步。

灰爪失望地大叫："完了，捉不着了！"

两只猫大口喘气，调匀呼吸。一股刺鼻的气味令他们大为惊奇。

火爪说："雷鬼路！想不到我们跑出来这么远了。"

两只猫走到树林边向外望去，看到了那条黑黢黢的、巨大的道路。这还是他们首次独自来到这里。吼叫声中，一排排的怪物们沿着坚实的路面飞奔而去。

灰爪轻蔑地说："哼！这些怪物简直臭气熏天！"

火爪动动耳朵表示同意。那股难闻的气味也使他的喉部火辣辣的。他说："你从前穿越过雷鬼路吗？"

灰爪摇摇头。

火爪从森林的遮蔽下走出。在雷鬼路和树林之间是一片油乎乎的草地，他慢慢走进草地。这时，一个浑身臭气的怪物疾驰而过，他连忙退了回来。

灰爪说："喂！你要去哪里？"

火爪没有回答。等到再也看不到怪物的时候，他又向前迈步，穿过草地，径直走到雷鬼路边。他小心翼翼地伸出爪子触了触雷鬼路。在太阳照耀下，路面暖暖的，甚至有些发黏、发烫。他往路对面望去。路那边的森林里似乎有一对眼睛在闪烁呢！他嗅嗅空气，但除了雷鬼路上浓烈的臭味外什么也闻不到。那双眼睛仍在阴暗处闪烁，接着，还缓缓地眨动。

火爪现在能够肯定那是影族的武士，而且那名武士也正在瞅着他。

"火爪！"灰爪的声音吓了火爪一跳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庞大的、比一棵树还要高的怪物擦着火爪的鼻子呼啸而过，带起的风几乎将他掀倒。火爪转身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到森林的安全地带。

灰爪大声骂道："你一定是发神经了！"他又惊又怒，猫须颤抖。"你都干了些什么？"

火爪也吓得猫须颤抖，他小声说："我只是想知道雷鬼路什么样。"

灰爪烦躁地说："好了，我们快离开这儿吧。"

他们快步跑回到森林里，直到离雷鬼路很远很远，灰爪才停下脚步长长舒了口气。

火爪坐下来开始舔顺身上的乱毛。他边舔边说："我想我看见了一名影族武士，他就在雷鬼路那边的森林里。"

灰爪睁大眼睛重复了一句："一名影族武士?"

"我敢打包票。"

"很好，在你看到一名影族武士的时候，一个怪物就飞过来了，这件事真妙呀。"灰爪反唇相讥说，"那里不光有一名影族武士，而是有很多。我们可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我们最好赶快离开这里。"他抬头看看太阳。这时，太阳已经升到最高点了。灰爪说："如果我还想按时与巡逻队碰面的话，最好现在就走。再见。"灰爪跳进灌木丛，边跑边喊："告诉你吧，我把口信传到后，狮心也许会让我来帮你狩猎。"

火爪目送灰爪远去，心里有些忌妒，他也想去和巡逻队会面。不过，在他返回营地的时候，好歹也有新闻可以告诉尘爪和沙爪。今天，他第一次遇见了影族的武士。

每当月圆之夜，

四大族群都要化干戈为玉帛，共聚一堂。

The Four Clans do come together peacefully, in a Gathering each moon.

——族群守则

嘿，小两脚兽，你们小小的脑袋里是不是充满着大大的疑惑呀。武士守则从何而来？星族又是什么？别急，我会慢慢给你讲述，先在猎物堆帮我取只斑鸠吧！

武士守则的由来

你知道吗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森林还没有被分割成各个族群的领地，众猫以小团体的形式生活，我们熟悉的族群此时还没有出现。但他们因为领地和猎物的问题纷争不断。

在一次大战后，猫群伤亡惨重。幸存的猫屈指可数。他们幡然醒悟，决定停止无谓的战斗，在武士守则的约束下生活。如果必须战斗，则不能出于贪婪，而是为了守护荣耀与正义。

雷、河、风、影四个族群的创立者，在祖灵的指引下召集了与自己志趣相投、掌握相似技能的猫。他们将森林一分为四，确保每个族群都拥有足够的猎物，也让每一只猫都能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雷、河、风、影四大族群。

星族说，只要众猫还遵守武士守则，他们在星族的祖灵就会继续守望他们，继续指引他们的前程。这就是武士守则的故事啦！

火爪的第一顿大餐是哪几名长老分享的呢？你能回顾前文，帮我回忆出来吗？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天生野性 /（英）艾琳·亨特著；赵振中译 . -- 北京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22.7
（猫武士 . 美绘本）
ISBN 978-7-5148-7463-1

Ⅰ . ①天… Ⅱ . ①艾… ②赵… Ⅲ . ①儿童小说－长篇小说－英国－现代 Ⅳ . ① 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22）第 072838 号

TIANSHENG YEXING
（猫武士美绘本）

出 版 发 行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 版 人：孙 柱
执行出版人：马兴民

策 划：何强伟　　责任校对：杨 雪
责任编辑：郭亚丽　　责任印务：厉 静
装帧设计：舒穆禄

社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　　邮政编码：100022
编 辑 部：010-57526309　　总 编 室：010-57526070
发 行 部：010-57526608　　官方网址：www.ccppg.cn

印刷：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mm × 1092mm　1/16　　印张：4
版次：2022 年 7 月第 1 版　　印次：202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字数：58 千字

ISBN 978-7-5148-7463-1　　定价：15.00 元

图书若有装印刷问题，请随时向印务部（010-57526718）退换。

下集预告

第一次参加森林大会的火爪无意间发现红尾（雷族副族长）之死的蹊跷。而在食物匮乏的秃叶季，影族觊觎其他族群领地的猎物，风族被赶出家园，河族拱手让出猎物，雷族又将做出怎样的决定？星族又会有何指引？

风靡 30 多个国家，占据纽约畅销书榜 122 周的
动物奇幻小说——《猫武士》来啦！
没看过它，千万别说你认识猫！

绿色印刷产品

中少报刊
官方旗舰店

ISBN 978-7-5148-7463-1

定价：15.00 元